論語集註箋義卷之三

衛靈公第十五

朱子集註

孔子去衛適陳 箋見註疏纂要 子張問行章 蠻南蠻貊北狄 箋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貉蠻之別也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二千五百家爲州 箋周禮地官五黨爲州鄭注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 如毋往參焉之參 箋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註離兩也毋往參于其中爲干人私也 紳大帶之垂者 箋見註疏纂要 直哉史魚章 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 箋襄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等與孫子盟皆殺之公出奔齊文子等乃立剽是爲殤公二十六年甯殖子甯喜復弒剽初獻公使與甯喜言欲復國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 子貢問爲

仁章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箋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顏淵問爲邦章　謂以斗柄初昏建句寅之月爲歳首也箋按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杓郎招搖也杓尾陰故其用昏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殷中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正義曰杓東北第七星也華華山也言北斗昏建用斗杓星指寅也杓華山西南之地也衡北斗第五星夜半建指寅魁斗第一星平旦建指寅三辰之月箋史律歷志三辰五行相經緯也注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夏小正之屬箋大戴禮記夏小正第四十七具十二月之時令郎夏之時也大率與月令相表裏每月之首各采其一語云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莠萑葦八月剝瓜九月内火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有一月王狩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商路木輅也周冕有五箋見註疏纂要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食邑柳下謚曰惠箋食邑柳下此本註疏之文又淮南子云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號曰柳下惠末

章　**晃名**　箋纂疏引胡氏曰如春秋傳所記師筏慧之類按襄公十四年鄭尉氏司氏之亂餘盜在宋鄭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筏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云云筏音吠將私謂小便

古者瞽必有相　箋周官春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註云令視瞭扶工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及階曰階也云云鄭氏引此為證又眡瞭者凡樂事相瞽相謂扶二

附錄

衛靈公　靈公名元衛襄公嬖人婤姶所生在昭公二年昭公七年孔成子立之婤姶上音周下烏荅反

問陳　鄭夾漈藝文畧云軍陣之陣舊作陳王逸少去阜作車

俎豆之事　哀公十一年傳孔文子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註云對衛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意正與此同

放鄭聲遠佞人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舜典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林少穎曰觀顏淵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舜命九官至于使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則治道於是乎成矣而乃命龍以作納言其命之之辭則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此正孔子答顏

濶為邦之意也蓋自古已安已治矣而其所以至於危亂者未有不由於小人變白為黑以是為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為戒也

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俎豆之事 疏哀公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意亦與此同 **絕糧** 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疏孔註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 **書諸紳** 疏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紳長制士三尺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帶其制見于玉藻 **可與言**至**失言** 疏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于已言也 **殺身成仁** 疏若伯夷叔齊及比干是也 **夏時** 註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疏建寅之月為正也 **殷輅周冕** 疏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注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是也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

以路爲名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越席結蒲爲席置于車中以藉茵服虔引以證殷路杜元凱以大路爲玉路今所不取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漢禮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闕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十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元注弁師云天子袞冕以五采繅前後十二旒有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袞冕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元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袞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焉蓋以繅采玉其旒又王名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

遠慮近憂 疏此周易既濟象辭也王弼云有不忘無既濟不忘未濟也

知柳下惠之賢 註柳下惠展禽也疏正義曰按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民展名

獲字禽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

子曰知及之至**未善也** 疏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寛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寛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季氏第十六

朱子集註

顓臾魯附庸也 箋王制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爲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注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又按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所以有附庸也又按衛湜禮記集註江陵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爲屬城也

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 箋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此仲由仕季氏之時也哀公十一年春齊師伐魯季孫謂其宰冉求曰云云時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冬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季孫欲用田

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此冉有仕季氏之時也子路與冉有仕季氏大畧相去十五年史記孔子世家言仲由爲季氏宰在定公十三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在哀公七年皆誤當以左傳爲据**魯地七百里之中**箋王制公侯伯子男爲三等之地鄭註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周武王初定天下分爲五等而猶因殷之地周公攝政致太平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故明堂位云周公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時四分魯國**箋見先進季氏富於周公章箋**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箋春秋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哀公之薨後春秋經終哀公始出孫于邾魯人立其子寧是爲悼公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之**祿之去公室章　公子遂殺赤立宣公**箋文公四年公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十八年文公薨襄仲殺太子惡及子視而立宣公名倭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大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襄仲即公子遂視太子弟也惡即赤公穀稱子赤春秋稱子惡餘見註疏纂要

自季平子始專國歷悼平威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箋哀五年季文子行父卒其子季武子宿爲政十八年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此專國之始也昭公七年季武子卒其子悼子紇爲政昭二十五年悼子之子平子名意如逐昭公于齊攝君事定公五年季孫意如卒子威子名斯爲政爲家臣陽虎所逐事見註疏纂要又昭二十五年公將伐季平子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註魯國之政自季氏出於此四君矣昭三十一年晉史墨荅趙簡子曰魯自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四公謂宣成襄昭也

三家皆桓公之後箋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爲三桓者三族皆出魯桓公桓公適子莊公爲君春秋書丁卯子同生者是也桓公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子孫皆以仲叔季爲氏並是桓公孫故皆稱爲孫仲孫後又稱爲孟孫氏

周任古之良史箋左傳隱六年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杜註周任周大夫愚按春秋始于平王必平王以前人

附錄

有馬千駟記曲禮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詩稱衛文公亦曰騋牝三千魯頌駉篇亦言僖公牧馬之盛而朱

傳引衛詩以證之又晏子春秋齊景公好馬使人養所愛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而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諸侯必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赦之觀此則景公必以好馬而多馬乎

邦君之妻 曲禮曰諸侯之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註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顓臾 孔曰伏羲之後風姓之國疏僖二十一年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杜註云太皡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國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正義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顓臾為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內

蕭牆 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

孔子曰天下有道一章 孔曰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于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陽虎為季氏

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疏陪臣者陪重也大夫已爲臣家臣爲重臣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而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弱也按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稠立是爲十世也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三十二年卒于乾侯是也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爲五世也云爲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傳云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陽虎奔齊正義曰魯伐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祿之去公室一章

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大夫四世者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皆出桓公仲孫氏改其氏爲孟氏至哀公皆衰疏左傳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

立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公至定公為五世者謂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

邦君之妻一章 孔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疏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也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小童者自稱謙言小弱之童稚也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也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小君也

陽貨第十七

朱子集註

虎嘗因季威子而專國政 案定公五年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注璵璠美玉疏昭公出奔之後季平子攝行君事入宗廟佩此玉陽虎以平子嘗佩此玉故將以斂之仲梁懷弗與註懷亦季氏臣曰改步改玉註步行也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言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佩君玉及定公立季氏復自[illegible]若主與政矣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所以然陽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亦相于季平子之子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六年陽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

以爲政八年陽虎欲去三桓戰弗克竊寶玉大弓以出九年夏陽虎歸寳玉大弓而奔齊又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註言受亂人也

楊雄謂孔子於陽貨詘身以信道箋楊子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

惟上智與下愚章

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箋史記商帝乙之子辛郎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公山弗擾章

與陽虎共執威子據邑以叛箋見註疏纂要左傳云子洩爲費宰郎公山不狃也定公八年又作子洩

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箋陽虎初欲逐仲梁懷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不狃謂彼爲君也者言其乃變季桓子也其言甚正後因仲梁懷弗敬已遂以私意逐之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後又自齊奔吳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

難乎詳此則不撫始以仲梁懷爲其君終以叔孫輒以小惡而覆宗國皆執正伎義之詞天理未嘗終泯也此誠所謂無不可爲之人無不可改過者此也

佛肸召章　晉趙氏之中牟箋定公九年傳晉軍在中牟釋例云此中牟當在漯水之北河南有中牟縣非是史記趙世家襄子之子浣少即位治中牟亦注云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中牟正義曰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葢中牟邑在此山之側

六言六蔽章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箋語出曲禮

禮云禮云章　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箋莊子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非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未之有也此即如盜亦有禮樂之意　禮樂無處無之箋記樂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鄉原章　荀子原愨註箋荀子正論篇原愨之民完衣食

鄙夫可與事君章　小則吮癰舐痔箋史記佞幸傳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爲帝唶吮之太子入問病帝使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爲帝唶吮而心慙莊子列禦寇篇云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魯人嘗

學士喪禮於孔子 箋記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是乎書注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周人乃復書而存之又儀禮士相見禮第三疏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

宰我問章 燧取火之木也 箋古史考云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初作鑽燧取火教人燔炙文公十年傳楚子命夙駕載燧註命從田者早駕載燧以備取火之用毛晃韻注鑽火各異木是以鑽燧爲鑽木取火也或曰燧取火之木也

君子尚勇乎章 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 箋史記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冠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此時初見孔子時欲尚勇之意又家語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恃乎劍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未章 四十成德之時 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曲禮四十日强仕内則曰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是皆成德之時也

附錄

色厲而內荏 表記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 **問三年之喪** 記三年問云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矣 **鑽燧改火** 周禮司爟掌變國火以救時疾註火雖是四時以木爲變所以禳去時氣之疾也又司烜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註爲季春將出火也蓋季春大火星見于辰則使民出火九月火星伏在戌使民內火出火者放火內火則禁民放火也爟音貫烜音毀

食夫稻 通志云稻有粳糯之種古人謂糯爲稻本草所謂稻米者即今之糯米也

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陽貨 疏陽虎也蓋名虎字貨 **歸孔子豚** 疏豚豕之小者 **子曰性相近也一章** 疏此乃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唯上知聖人不可移之使爲惡下愚之人不可移之使强賢此則非如中人性習相近遠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一章** 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貨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疏弗擾即左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末之也巳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上下二之字俱訓爲適末

無也已止也子路爲夫子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與周道於東方者其使魯爲周乎正義曰定公五年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涅而不緇 疏穴中黑土可以染皂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未入於室也

周南召南 疏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爲十五國風之始

子曰

巧言令色 註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鑽燧改火 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疏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太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按周禮司爟四時變國火救時疾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云云文與此正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黄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

博奕

博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碁也古烏曹作簙弈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圍棊稱奕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惡徼惡訐**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疏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己之直

微子第十八

朱子集註

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箋史記宋世家微子啓殷帝乙之元子啓大而庶紂小而嫡武王克商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請存殷祀箕子則馬融王肅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王子比干者帝太丁之子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少子受立是爲帝辛卽紂也餘見註疏纂要

微子見紂無道至**受辱**箋殷紀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遂去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此卽集註所謂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者此也然合宋世家殷紀周紀參之言皆參差不同亦不可不考宋紀云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殷紀云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一不同也尙書微子篇太師少師卽箕子比干也一以疎

死一以囚奴今乃言奔周不合乎書二不同也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太師少師又似樂工三不同也宋世家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而遂亡則微子去之矣乃復紀箕子之奴比干之死而終之曰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前既言其已去此方言其遂行四不同也史遷之言往往若此如以史證經則似此皆當明辨

柳下惠爲士師章 **士師獄官** 箋士之名始見于舜命臯陶曰汝作士蓋刑官也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士師者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訟者 **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箋按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禄人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柳下惠雖非懷利禄者然以孔子此言律之則三違而不去則必爲過中而失正矣又以降志辱身之説斷之則孔子斷之之意大畧可想矣

齊景公待孔子章 **孔子去之** **事見世家** 箋按史記仲尼世家魯昭公爲季平子所逐處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通乎景公公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返乎魯時年四

十二齊人歸女樂章　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箋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則必霸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犂鉏曰請先嘗以沮之於是選女子八十人皆衣文繡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康樂舞曲名也餘見纂要

楚狂章　接輿楚人 箋地志江陵府人莊子齊物論注皇甫謐云接輿姓陸名通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　夫子時將適楚 箋史記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相與謀發徒役圍孔子於野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之令尹子西不可止之其秋楚昭王卒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云云孔子自楚反乎衛時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書社者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社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文冉求云雖累以千社天子不問也

長沮桀溺章　耦並耕也 箋春秋傳讓發梁五與東關嬖五二人壟傷晉室故晉人謂之二五耦此鄭並耕之義也又周禮春官匠人疏古者二耜爲耦耜一金者對後伐代發上也二耜爲耦二人各執一耜耜柀頭二金者併發之謂二人頭也子路問於長沮於沮不對又問桀溺者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

並可知今之耜岐頭者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腳耜**孔子自楚反乎蔡**箋史記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問孔子於子路遂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

子路從而後章

五穀不分箋傳杏溪九穀考云黍今稌也稷今粟也稻今既禾也梁今穱粟也豆今黑豆也小豆今荅豆也麻今油麻也苽太宰釋云苽音孤雕胡也字或作菰王氏曰有言五穀有言九穀有言百穀以五行所屬而言則有五穀以三農所生而言則有九穀號其多者而言則曰百穀五名已見子路第十三箋**猶言不辨菽麥爾**箋左傳周子兒無慧不辨菽麥

逸民章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箋註疏引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云不見經傳何與**少連東夷人**箋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箋哀公七年傳子貢謂吳大宰嚭曰太伯端冕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太師摯章

太師魯樂官之長箋周禮大司樂之屬有樂師大胥小胥大司樂與樂師皆掌成均國學以教國子弟大胥小胥掌樂士之徵令其下方有太師小師瞽矇眡瞭之等小師

即少師今謂大師爲魯樂官之長者諸侯樂官必首大師故以是爲長也

以樂侑食之官

箋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奏鍾鼓註大食謂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勸也若或問所引白虎通四飯又不在大食之數又姜夔慶元新進大樂議辨六十調之非云王大食三宥者每月朔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未聞有六十調之說

師襄即孔子從學琴者

箋家語師襄謂孔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學之曰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避席拱手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史記孔子從師襄學琴七日而精

周有八士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

箋按邢昺疏義云鄭元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今集註兩言或曰者指鄭元劉向之說也又按國語文王之即位也詢於八虞注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也據此則又或是文王時人故集註謂不可考者此也又按本文包氏記周時有人四偏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爲異士者此也

附錄

三黜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

齊景公待孔子

史記

孔子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聞韶及景公問政皆此時也又曰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于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耦而耕**衛氏禮記集說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未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劍買犢之說**子路問津**史記子路問津註括地志云黄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黄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即子路問津處

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微子疏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後立紂爲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柳下惠爲士師**疏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名鄭元云士察也察獄訟之事**若季氏則吾不能**疏以

其有田氏專政故也按世家云魯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 **歸女樂** 疏按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為魯司寇齊人懼犂鉏請先沮之乃歸女樂孔子行宿乎屯而師已送孔子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惟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對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接輿** 疏姓陸名通字接輿楚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徉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 **耦而耕** 鄭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疏此周禮考工記文也古人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耜者耒之金 **朱張** 疏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三飯四飯** 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疏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

子張第十九

朱子集註

雖小道章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箋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周禮載師掌任土地之法以場圃任園地間師之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遂師遂大夫教稼穡樹藝皆農圃之事也醫師掌醫之事政令食

醫疾醫瘍醫卜師龜人占人筮人皆醫卜之事也其法皆出于聖人故通釋謂合聖人之道而小者又云若以小道爲異端則不可頃刻而施又何待致遠而後泥者蓋注疏以爲異端之說百家語也今不取

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箋楊氏之說蓋出於莊子雜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

君子有三變章 **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箋記聘義孔子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註色柔而溫潤潤或爲濡縝緻也栗堅貌

大德小德章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 箋按賢賢易色章合此一章一則言其流之弊一則不能無弊皆吳氏之言也朱子門人中吳氏有建安吳吳和仲雉新安吳吳叔夏飛臨川吳仲方琮臨江吳吳伯豐必大吳吳徵吳大年吳吳伯英集註所引吳氏不知孰是

門人小子章 **故君子只在謹獨** 箋按仲弓問仁章程子云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子在川上章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子夏門人小子章程子曰故君子只在謹獨

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 箋易下繫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吾聞諸夫子章 **孟莊子** **魯大夫** 箋孟莊子亦曰孟孺子其父仲孫蔑襄公十九年八月卒莊子襄公二十三年八月卒

叔孫武

叔章 武叔曾大夫箋叔孫成子名不敢定公五年九月卒子州仇武叔在定哀間子服景伯乃子服回昭伯之子名何末章 捷於桴鼓影響箋禮運蕢桴而土鼓桴音浮鼓槌也明堂位土鼓蕢桴註桴音孚與枹同一字二音

附錄

此篇凡四稱仲尼按史記孔子生而首上圩頂蓋孔子之母徵在禱於尼山得孔子首上圩頂者頂上頂也故孔子頂如反宇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如邱之象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又鄭夾漈云尼邱之山三倉合而為瓬圩音烏瓬音尼

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問交於子張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 雖小道註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 子夏聞之曰噫孔曰噫心有不平之聲 叔孫武叔疏名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武謚謚

法剛強直理曰武紂之不善疏紂名辛字受德陳子禽謂子貢曰疏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

堯曰第二十

朱子集註

周有大賚　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箋武成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史記殷紀云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註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蓋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即紂所都畿內故武王伐紂紂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自焚于火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橋有漕粟也周紀云武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隷即大賚之事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箋詩云篇曰賚周頌日也小序云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箋按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朱史記周

紀武王追思先聖王乃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于陳大禹之後于杞商之後則封紂之子祿父于殷故都然樂記與史記所言封薊封祝者有不同武成云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樂記云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周紀云命畢公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按武成及周紀并通鑑張良語漢王皆曰武王表商容閭獨樂記言復商容之位且鄭氏註云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詳此則鄭以容爲禮樂之容而商容非一人之名義與武成周紀通鑑皆不同讀者宜辨

一出納之吝

項羽刻印刓忍弗與 箋漢高祖紀韓信謂項羽使人有功當封者印刓敝忍弗能予

附錄

謹權量審法度 舜典同律度量衡胡士行曰孔子云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夫政事出于法度而度法出于權量宮室舟車之類衣服器用之等分田制祿之限斂財用物之法未有捨度數而能定者其同律度量衡爲是故也

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堯曰至**公則說**　疏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有五節初自堯日至天祿永終記堯授舜之辭也二舜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三自日予小子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詞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詞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總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舜姓姚名重華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　履湯名按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改名履故二名也　**謹權量**　漢書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論語集註箋義卷之三終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朱子集註

魏侯罃都大梁箋史記罃乙耕反魏世家註畢萬十葉徙大梁今汴州浚儀也通鑑釋文自安邑徙都于此魏地有少梁故以大梁別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箋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幣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云云　按通鑑周紀孟子至魏乃周顯王三十三年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箋按傅寅羣書百考小司徒井牧田野之圖引西漢刑法志云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謂萬乘之國按班氏作刑法志積甸以爲同積兵車一乘爲百乘曰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班氏葢采司馬法爲志也司馬法云采地百乘舉供王之賦也非一同之地其賦止於此一同千乘輕重車各五百乘兵車輕車也五百乘而賦百乘五賦其一也班氏惟不知此故謂百里止百乘而至於說諸侯千乘之國則增而爲三百一十六里周制分土爲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耳安得有三百一十六里之國耶三公之采地謂之大都亦方百里與外諸侯同今自其一甸正之兵車一乘爲采地供王之賦則以之說周禮王制孟子無往而不通矣又按羣書百考云或問百里之國兵車幾何曰千乘春秋傳稱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每百人輕車一乘士卒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士卒二十五人此一車之法也旅五卒計輕重車各五乘合十乘一成十乘十成百乘百成則千乘矣方百里之地是爲一同同百成有兵車千乘故曰千乘之國或問五鄙兵各五千人爲車幾何曰百乘百人二乘千人二十乘

五千人則百乘矣故曰百乘之家又羣書百考革車士徒之圖云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革車一乘蓋重車也吾何以知其爲重車也孫子曰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馳車者輕車也革車者重車也輕車千乘七萬五千人重車千乘二萬五千人合十萬是以知司馬法革車一乘重車也春秋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計輕重車各五乘今一成舉重車言當五乘而止一者乘地供王之賦也五賦其一蓋自守其國不可無兵故也漢儒之論兵制大抵不分輕重二車故班氏之言兵車不知其有重車也是以百乘千乘萬乘悉以兵車計之鄭氏之言革車卽以爲兵車也是以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與田一成衆一旅之制大相遠也二子雖均以爲采司馬法之說要考之未詳而用一偏之見故其說爲從學之蔽而先王之制度卒以不明於世此豈小故哉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何以異哉**箋此段出史記孟子本傳之首

王立於沼上章

經度量也營謀爲也箋按詩靈臺篇朱子傳云經度也營表也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臺下有囿囿中有沼**箋纂疏引杜預註左傳云靈臺在京兆鄠縣今按羣書百考引三輔黃圖云周文王靈臺京兆鄠縣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迴一百二十步靈囿在長安

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三十里三靈相近靈沼當亦在長安西北闕一西字耳左氏說靈臺在大廟之中公羊說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辟廱在南方七里之內惟鄭氏以辟廱及三靈皆在長安之西北四十里鄭氏直謂皆同處則非杜預云在鄠縣亦非也鄠在今京兆南六十里

桀言日亡吾乃亡箋史記註謚法賊仁多殺曰桀然謚法解凡一百九十四字無桀字故索隱云桀名也愚謂謚始於周桀非謚明矣史記殷紀曰是日何時喪予與汝皆亡裴駰註引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按韓詩外傳適彼樂土註云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亡無日矣桀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可謂適彼樂土矣愚按韓詩所引尤詳

寡人之於國章

兵以鼓進以金退箋哀十一年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註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周禮大司馬教大閱之禮進告有金鼓此是教戰之法臨敵則不然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箋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凡林衡川衡澤虞之職皆爲之厲禁而守之鄭註物爲之厲者每物有蕃界也禁者爲守者設禁令也又註厲遮迾守之
迾音例愚謂此厲字亦訓嚴當是嚴其蕃界也**孟春犧牲毋用牝**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
用牝註爲傷姙生之類**猶秦言黔首**箋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更民名日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莩**
餓死人也箋廣韻四紙殍字註草木枯落也音圯三十小殍字註餓死日殍亦作莩又此莩字韻引塗有餓莩
人趙岐注莩有梅之義十虞此殍字亦日餓死者日殍此字音圯或音飄上或音敷皆一義然則莩死者取草木枯落之
義也**孟子時七國爭雄**箋按王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註周同殷制千八百諸侯今日七國者
春秋之世諸侯擅相攻伐天子不能制以强吞弱亡國絕祀者相踵於是趙魏韓三家分晉而裂其地衛朝於魏鄭入於
韓吳越陳蔡魯杞等國皆併於楚田和盜齊宋人滅曹齊復滅宋至孟子時其所存者秦楚燕齊趙魏韓之七國故日七
雄**願安承教章**　**芻靈中古易之以俑**箋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又爲俑者不仁疏義云周家爲俑所謂中古者即周也**孔子惡其不仁**箋檀弓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
爲俑者不仁殆於用人乎哉考春秋成公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用殉此用人以殉之始也古註引三良事則又在前矣

檀弓陳子車死其家謀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遂弗果故夫子取之史記秦本紀武公死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從葬者矣不獨繆公也繆公之葬殉者一百七十七人三良在其中黃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爲秦之良故國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無罪而死固已可駭而繆公至用一百七十七人夫子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流毒至於如此可不信哉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號曰三晉箋按通鑑篇首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公以爲周天子自壞禮樂名分之始蓋三家分晉初未嘗請命于周天子自命之耳綱目於此文無增損大書而首揭之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託始隱公之意尹氏發明言之詳矣此有關於綱常人道之大故因著之按孟子首章不遠千里而來參諸史記此語正與晉國天下莫強焉一章相屬今著於篇首蓋欲造端託始於義利之辨也

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箋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使龐涓將令太子申爲上將伐趙趙告急於齊宣王齊救趙孫臏滅竈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涓虜魏太子申馬陵在濮州甄城縣龐涓死此樹下即馬陵也通鑑載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以救韓史記與此異又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殺太子申覆十萬軍

魏又數

獻地於秦箋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註自華州之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盡入於秦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取我曲沃此皆入地于秦也但集註以爲惠王而史稱襄王者史云三十六年惠王卒元年襄王立故予秦河西地以下皆言襄王但索隱云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元年乃惠王改元之始太史公誤分以爲二王之年數惠王當在後元二十七年卒如此則集註以爲惠王者正得其實與楚將昭陽戰敗亡七邑箋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集註作七邑者恐誤百里小國也箋周禮地官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又畿外九州建國之法見王制望之不似人君章箋通鑑載此章乃周愼靚王之二年也蘇氏曰自漢高祖及光武唐太宗逮太祖四君皆不嗜殺箋初項羽願與沛公先入關諸將曰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遣沛公故史稱其寬仁愛人光武紀赤眉延岑暴亂帝遣馮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勅異曰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伐罪非必屠城畧地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司馬公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言

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此道也豈不美哉唐太宗擒竇建德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王世充降部分諸軍入洛陽分守市建禁止侵掠惟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趙太祖命曹彬潘美伐江南戒以勿殺切勿暴畧生民使自歸順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南唐亡捷書至上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鏑者可哀也此皆四君不殺人之證

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

箋秦始皇兼併六國遂一天下自始皇稱帝至子嬰三世凡十有五年而亡周主宇文闡禪位於其相楊堅國號隋盡滅宇文氏之族自隋文帝至隋帝侑三世凡三十七年而禪于唐此皆力能合之未幾而亡者西晉武帝司馬氏名炎受魏元帝禪晉惠帝懷帝時南匈奴之後劉淵稱帝國號漢巴西李特入蜀據廣漢弟雄代入成都自稱成都王自後有拓跋氏稱代王後改稱魏前趙劉曜後趙石勒皆稱王至石虎稱帝慕容皝稱燕王符堅稱秦王姚萇姚興姚泓稱後秦西涼張重華南涼鮮卑禿髮北涼段業西涼李暠大夏赫連勃勃皆稱王故東晉以後謂之五胡雲擾此所謂或合而復分者也東西晉通一百五十六年而亡

齊桓晉文之事章

董子曰至**五霸**

箋董子漢景帝武帝

時人沿春秋本傳江都王好勇嘗謂仲舒曰孔子稱殷有三仁越句踐范蠡大夫種謀伐吳遂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粵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又荀子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仲舒之言本此

術謂法之巧者 箋集疏又云術猶道也術者道路之所由故說文云術邑中之道渠陽集云徐楚金說文通釋云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此爲得制字之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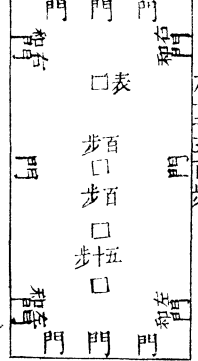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 箋權衡規矩繩爲五則分寸尺丈度爲五度律度量權衡皆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又詳註疏纂要

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 箋王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分音糞食音嗣

附錄

百步五十步 羣書百考成周大閱四表之圖云鄭氏謂四表積二百五十步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羣吏以旌物鼓鐸鐲鐃各率其民而致脩明斃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爲戰之陳皆

成周大閱四表之圖

門　門　門
和右門　和左門
方一千五百步
表
百步
百步
五十步
門　門
和右門　和左門
門　門　門

坐孟子所謂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蓋亦指戰法而言百步而後止至乎中表之半矣五十步而止止乎前表也又尉繚子曰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旣陳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鶩則擊刺極乎敵人五十步而後止

君子遠庖厨禮記玉藻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

蓋亦反其本矣通志畧云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也

孟子註疏纂要

孟姓也疏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仲叔季爲氏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又云孟庶長之稱言已是庶長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是孟氏爲仲孫氏之後改孟也

鄒子之國疏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註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一云鄒魯附庸之國

國近魯疏哀七年公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范門邾郭門魯擊柝聞于

鄒為魯所并 疏按史記魯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是為楚所并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疏梁惠王五千三百一十三字公孫丑五千一百二十字滕文公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四千一百八十五字萬章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五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

余生西京 疏趙岐自敘已意言我生於西漢之京其先與秦共祖皆顓帝之裔孫也其後子孫造父為穆王攻徐偃王以功封趙城後因氏焉案漢書趙岐本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嘗遇疾甚誠其子曰吾死之後置一圓石安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後疾瘳仕至太僕卿嘗仕州郡以秉直疾惡見憚焉

梁惠王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梁惠王 疏時天下有七王魏趙韓秦齊楚燕皆僭稱王魏之先畢公萬之後也晉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後畢萬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子生悼悼生嬴嬴生魏獻子子生侈侈之孫曰魏桓子子孫曰文侯侯卒子擊立為武侯侯卒子罃立為惠王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 千里而

來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疏史記列傳云孟子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乃適梁是也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萬取千千取百**註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河東河內**疏按地理志云魏地觜觿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地畿內為三國詩邶鄘衛是也**不加少**不加益其損**庠序之教**疏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於大學命曰造士**可以衣帛**疏王制云五十異粻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是古者五十乃衣帛矣**塗有餓莩**疏餓死曰莩詩云莩有梅莩零落也箋云梅實尚餘而未落是其解也**以梃**註梃杖也疏釋文云梃木片也**作俑**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疏記曰孔子謂為俑者不仁**晉國天下**註韓趙魏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疏按史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智伯于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為三晉**東敗於齊**至**辱於楚**疏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遂大興師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史記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南則常辱於

楚馬陵者徐廣云地在於元城**梁襄王**疏按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赫立是爲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齊宣王問曰**註孟子仕於齊齊不能用乃適梁是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篇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疏周顯王二十七年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爲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諡法善問周達曰宣**齊桓晉文**霸者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案國語亦然**釁鐘**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周禮太祝所掌凡寶鐘寶器皆在所釁**挾太山**註太山北海近齊疏案地志齊地南有太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是也**權度**已見論語堯曰疏云子穀巨黍中者子穀穀子在地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言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

梁惠王章句下

朱子集註

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箋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音去訊疾以雅於是道

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法也進俯退俯姦聲以濫
溺而不止及優優侏儒獶雜女子不知父子此新樂之法也

樂以和爲主 箋樂記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 箋周禮大司樂註云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大皆音泰磬即韶前禮樂志五英帝嚳作大咸咸池言德無不施也英華茂也招紹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 **文王之囿章** **禮入國而問禁** 箋曲禮云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 **交鄰國章** **文王事見詩大雅** 箋大雅緜詩二章言古公亶甫來朝走馬之事八章言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朱子傳云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則是指太王而言集註引詩似不合九章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又非事昆夷之謂也故註疏以八章爲文王事蓋孟子亦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昆夷之言 **勾踐事見國語史記** 箋史記之言大畧已見註疏纂要今按呂東萊國語圖譜云吳自太伯至壽夢十六世始見於春秋國語所載皆吳王夫差事越之先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以奉禹祀至勾踐始見於春秋國語所載皆勾踐事吳語云吳王夫差伐越王勾踐以師逆之大夫種乃獻謀使諸稽郢行成於

吳吳將許之子胥諫不可吳王不聽乃許之子胥曰員不必見王之親爲越之擒也請先死註在魯哀公十一年將死曰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也王慍乃使取子胥之目盛以鴟鵝而投之于江哀公十三年吳王會晉於黃池越王敗夫差太子友於姑熊夷又入其郛後再伐吳入吳國吳使人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吳王自殺越遂滅吳註在魯哀公二十三年冬十一月越語云吳伐越越王棲於會稽之上註云魯哀公元年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唯君左右之子胥諫不可越飾美女八人納之吳太宰嚭太宰勸王許之越王令大夫種守國與范蠡皆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註時魯哀公五年越王歸國與范蠡謀吳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伐吳居軍三年吳使大夫王孫雄行成王弗忍將許之范蠡諫不可遂滅吳事又見春秋哀公十一年傳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所引與今書文小異

箋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以孟子文參之則可見小異愚按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

見孟子於雪宮章

二千五百人爲師

箋周禮地官小司徒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

軍五旅爲師是二千五百人也兩去聲糧謂糗糒之屬箋糗音邱上又嗅二音熬米麥也糒備湃二音

乾餱也角爲民徵爲事箋語出樂記宮爲君商爲臣徵爲事羽爲物詳見註疏纂要謂我毀

明堂章

察異言異服之人箋周禮地官司稽司門之職察出入不物者註不物衣服占視不與衆同又王制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譏異言譏訶察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箋按纂疏云循西方水厓滸沮之側行而至於岐山之下者此說本大雅緜詩自土沮漆鄭氏注文說又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附錄非曲學阿世之言箋漢武帝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以賢良徵公孫子仄目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章

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箋荀子解蔽篇桀死於亭山唐楊倞註亭山南巢之山本或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城當是誤以灊爲鬲鬲傳寫又誤爲亭灊音潛按方輿勝覽淮西無爲軍廬江縣南有灊城即漢志灊縣是也巢縣屬無爲有巢山巢湖巢縣註堯時巢父即巢之耆艾也書稱成湯放桀於南巢旅獒稱巢伯來朝左傳文公十二年羣舒叛楚遂圍巢襄公二十六年吳伐巢昭公九年城巢即今巢城也

齊人伐燕章

燕王噲

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箋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易王上距
召公三十八世卒子燕噲立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
而蘇代與子之交齊殺蘇秦宣王復用蘇代代爲齊使燕燕
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不信其臣必不霸欲以激王之尊子
之也復以堯讓天下之事說燕王謂不如以國讓子之子之
遂南面行王事三年國亂燕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
之齊湣王以兵赴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
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
亦小異箋書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
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以孟子參之則見其小異重器寶器也箋周赧王三十一年燕王以樂毅爲上將軍以師伐齊齊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
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故樂毅答燕昭王書云受命擊齊齊王
遁而走莒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
磨室故鼎者即齊所得燕之鼎今得歸于燕

竭力以事大國章

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箋記曲禮下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
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按公羊襄公六年齊侯滅
萊曷爲不書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又曲禮云國君去

其國止之曰奈何夫社稷也春秋傳襄公二十五年崔子弑齊君晏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魯平公將出章 **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箋按儀禮鼎數曰云一鼎特豚無配三鼎特豚而以魚腊配之五鼎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于門外如初以其釋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祭三鼎也又山堂考索禮器門云牛鼎天子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羊鼎以銅而無飾豕鼎以鐵爲之無飾三鼎各自象其形自魚腊以下並無其制以其物細雜無所象故也

附錄

轉附 按混一輿地要覽轉附作轉鮒屬萊州注云齊景公曰吾欲觀轉附朝舞循海而南即此地也 **比于先王觀也** 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本者謂之游秋補人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

犯乎管氏既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晏子春秋載洪氏五筆

關市譏而不征

記王制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註云此乃夏殷之法也文王之時猶不征其後則有征矣故周禮司關之職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又如孟子言澤梁無禁周禮則有澤虞爲之厲禁孟子之言蓋欲反古也

文王發政施仁

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矜讀爲鰥孔穎達疏案劉熙釋名云鰥愁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禮記集說中山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獨孤爲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爲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爲序何也豈非所養之常餼有寡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也禮運先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與寡爲重獨與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

大王居邠

家語第十孔子曰初大王都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

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
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
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商久矣**齊人伐燕勝之**按通鑑此章
若此而不有天下未之有也乃周赧王元
年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燕王噲齊宣王問孟子曰或謂寡
人勿取云云至亦運而已矣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孟子曰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云云至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
燕人叛齊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云云至又從而為之
辭此三章皆相連而沈同以其私問
曰至何為勸之哉此章考通鑑不載**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
之下居焉案生民詩周自后稷生於邰邰姜嫄之國后稷之
母家通典云故城在今京兆武功縣西南二十二
里九域志武功在京兆西北一百五十里詩云卽有邰家室
者堯以稷有功於民封于邰使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
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詩正義曰邰國當自有君所以
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故遷之他所也史記夏后氏政衰
去稷不務不窋失官而奔戎狄通典慶州治安縣有不窋城
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豳西漢志扶風栒邑縣有豳鄉公劉
所都通典栒邑故城在邠州三水縣東北九域志三水縣在
邠州東北六十里詩篤公劉卽遷豳之事也又九世而太王
去邠遷岐緜詩所言是也案羣書百考大王去邠遷岐之圖
註孔氏緜詩正義曰沮漆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地地里

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非漆沮也蓋公劉之皇澗過澗及芮言都邑之水也緜之自土沮漆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滸為漆沮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岐山之南是去舊都不遠所謂程邑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郎岐山之南也其後文王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之南故周自后稷居邰不窋奔戎狄公劉居豳太王邑岐文王邑程又遷于豐武王又遷于鎬故羣書百考有自稷至武七遷之圖

梁惠王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鼓樂於此［樂以鼓為節也疏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先王之樂［疏如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世俗之樂［如鄭衛之聲是也］與衆樂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若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安知與衆樂樂耶］昆夷獯鬻勾踐吳［疏案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獯鬻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餘歲戎狄攻太王太王走于岐山後至六

國遂爲匈奴是也註引大雅緜詩昆夷駾矣唯其喙矣箋云昆夷見文王之上衆過已國則皇怖驚走奔突入柞棫之中而困劇也駾突也喙困也趙註引此與孟子不合是文王未嘗事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註云昆夷西戎也葢文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趙註引詩葢失之案史記吳王闔閭十五年伐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請委國爲臣妾是也會稽山名也**昔者齊景公**疏景公名杵臼魯襄公二十六年立在位五十八年**轉附朝儛**疏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濉水名出南陽恐誤濉爲儛**徵招角招**疏晉志云宮土音居中總四方絃用八十一絲聲最重而尊故爲君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也商亂則詖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絃用六十四絲居宮羽之中比君爲劣比物爲優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絃用五十四絲徵屬夏者以夏物盛故爲事事多事之象也亂則哀其事勤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絃用四十八絲屬水者以其最清冬物聚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也景公所作角徵樂以其爲民爲事也**毀明堂**疏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又云明政教之所在太山下即岱宗也葢魯封內齊伐魯侵地而有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則

太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者九尺爲筵堂上五室象五行明堂中有五天帝五天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先東方故東北之堂爲木兼水東南火室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逵釋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若聽朔則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

率西水滸 疏注涘水側也

武王伐紂 疏武王伐紂紂走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是也

萬鎰 疏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二十四兩今註誤爲二十兩

壺漿 疏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壺漿註腹方口圓曰壺

簞 疏禮圖云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

望雲霓 疏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

魯平公將出 疏謚法云法治而淸省曰平

樂正子 註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疏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呂爲大司寇禮記有樂正子春此姓有自來矣樂正子嘗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

公孫丑章句上

朱子集註

威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箋按春秋莊公九年經齊小白入于齊鮑叔言于桓公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管仲自魯歸齊此爲相之始莊公九年至三十年終凡二十二年閔公二年又僖公十七年管仲卒其年十月乙亥齊桓公卒管仲始終相齊共四十二年故曰四十餘年**文王九十七而崩**箋禮記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云云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自武丁至紂凡九世**箋按史記武丁乃帝小乙之子即高宗也殷道至武丁而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祖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無道爲雷震死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殷益衰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母正后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此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是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箋記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鄭註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又按禹貢註千里之內謂

之句服周禮大司徒制其畿方千里註畿方千里取象於日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箋註謂自文武至此者乃孟子及齊宣王時而周則烈王顯王也歷年圖周自武王元年巳卯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三十六王合八百六十七年今集註自文王始則書稱九年大統未集是文王九年在武王之前武王在位七年成王四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五十一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十五年夷王十六年厲王三十七年宣王四十一年幽王十一年共三百五十八年平王五十一年此大略四百年在春秋前也平王之四十九年乃隱公之元年則平王入春秋三年桓王二十三年莊王十五年僖王五年惠王二十五年襄王三十三年頃王六年匡王六年定王二十一年簡王十四年靈王二十七年景王二十五年敬王四十三年而四十年在春秋葢春秋終於哀公十四年而敬王崩於哀公十八年此二百四十二年在春秋中也春秋之後則敬王猶有四年元王八年貞定王二十八年哀王三月考王十五年威烈王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七年由文武至此共七百四十四年矣其後顯王四十八年慎靚王七年赧王五十九年而爲秦詳考歷代自文王至赧王凡八百五十八年而爲秦**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孟賁勇士箋通鑑秦武王好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孟說即孟賁也劉

向說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許愼注淮南子孟賁衞人也**黝蓋刺客之流**箋如荆軻聶政抜利匕首以刺人者**如齊侯襲莒之襲**箋按春秋凡例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遂襲莒即華周杞梁死命之時孟子所謂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者指此事也

伊尹有莘之處士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箋按殷記伊尹名摯有莘氏媵臣媵將送也伊尹欲干湯無由湯聘有莘氏女伊尹遂爲媵送負鼎俎以滋味說湯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之五反然後肯從湯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族之長箋家語執轡第二十五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箋周禮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絘音次絘布亦列肆之稅布總布音讒謂無肆列持者之稅又云如租總之總音總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質布者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邸舍之稅即語錄云如今人

賃鋪面者是也又記王制疏市內空地曰壥城內空地曰肆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云云箋地官載師之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註引孟子曰壥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士於四時則寄王焉箋白虎通云土所以王四季者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由夫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箋周子通書第二十六章云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

舜耕於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箋按集註所引出史記五帝紀歷山在蒲州河東縣其山凡十二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括地志歷山亦名首陽山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澤有雷神龍首人身河濱或云濟陰定陶或云曹州濱河作瓦器或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南去歷山不遠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柳下惠居柳下而謚惠箋僖公二十六年傳齊孝

公伐我公使展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註柳下惠正義曰魯語展禽曰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諡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爲惠門人從以爲諡又按魯語註展禽展無駭之後字季禽

附錄

以齊王由反手也 梭山云孟子勸齊以王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再三嘆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

天下歸殷久矣 按傅氏羣經百考商殷辨云元鳥時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既稱商又別稱殷愚謂商始封之國也殷徙封之國也始封之國小故曰受小國是達徙封之國大故曰受大國是達鄭氏謂舜末年就商益其土地爲大國非也契帝嚳子也封商當在帝嚳時其後爲司徒有功堯更徙封于殷也契蓋自商徙封於殷矣盤庚遷於殷與契正是一地鄭氏又謂殷起於盤庚之遷亳殷亦非也

非義襲而取之也 朱子格言云非義當一讀蓋非義則是襲而取之者若三字連讀則不成文理矣

伯夷伊尹何如 賓退錄云夷齊皆讓國而孟子獨稱伯夷亦如仲雍皆逃之荆蠻而夫子止稱太伯

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總山

語錄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有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一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已爲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如何

此詩者其知道乎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鴟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其國家如此雖欲侮之其可得乎此孟子所以引孔子之言也 **仁者如射** 禮記射義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之言蓋本此

公孫丑章句上

趙岐注　孫奭疏

公孫丑 疏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公孫丑乃出自孟孫叔孫季孫氏皆自以公子之後爲氏也 **由湯至于武丁** 疏案史記湯太子早卒立次弟外丙即位三年卒弟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子子太甲湯適長孫也稱爲太宗崩子沃丁立崩弟大庚立庚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殷道

衰巳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故稱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子帝祖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復衰甲崩弟盤庚立殷復興庚崩弟小辛立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號高宗**鎡基**釋名云大鎡也**詩云自西自東**註大雅文王有聲之詩蓋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云言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而心無不服也**迨天之未陰雨**疏毛云鴟鴞鸋鴂也**天作孽**註譬若商高宗聞雊雉而脩政宋景公時熒惑守心而退舍皆可以德消去也**自作孽**疏史記帝乙爲帝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爲暴雷震死是也**市廛**註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關譏**註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日關市之征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也**廛無夫里之布**至**爲之氓**註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疏廛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野者氓者按周禮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爲主其民有郊於內故其地爲郊而人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也六遂以耕爲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其地爲野而民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

知者也此孟子云野云氓之意也

里布 疏鄭司農云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也不知言布參印畫者何見舊時說也鄭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可運之掌上** 註易於轉九於掌上 **塗炭** 註炭墨也 **伯夷** 疏案春秋少陽篇云云

公孫丑章句下

朱子集註

孤虛王相 箋纂疏云其法具於兵書所由來遠矣者蓋黃帝內傳元女謂黃帝曰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又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當觸類而推之故援律書即其屬也

孟子將朝王章 **東郭氏齊大夫家** 箋齊大夫有東郭氏名偃名書名賈者見於春秋亦有北郭氏南郭氏皆齊大夫

陳臻問曰章 **一百百鎰也** 箋國語二十四兩爲鎰趙

岐孟康皆曰鎰二十兩鄭康成曰三十兩凡三說

孟子之平陸章　戟有枝兵也

箋周禮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是長丈六尺廣寸有半雙枝爲戟單枝爲戈又曰今三鋒戟也

孟子爲卿於齊章　王驩蓋攝卿以行

箋襄二十九經仲孫羯會晉荀盈鄭公孫段城杞據經則公孫段於是列爲卿矣而三十年傳伯有死始命伯石爲卿伯石卽公孫段也前此未爲卿何以得書名氏杜預據傳於城杞下注曰蓋以攝卿行孔頴達月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是春秋有使大夫攝卿之法

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

箋易遯卦象辭云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遯乃艮下乾上之卦艮爲山山以下而陵上初二爲小人小人內故君子遠矣

自齊葬於魯章　中古周公制禮時也

箋孟子云中古棺七寸集註謂周公制禮時然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而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上大夫棺八寸下大夫棺六寸士棺六寸註云四者皆周舍此則未見有七寸之文孟子古註云天子至庶人厚薄皆然比喪大記又不同未詳

燕人畔章　武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

箋朱

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管叔鮮武王弟周公兄蔡叔度周公弟武王克商封叔鮮于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于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二叔疑周公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承王命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

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箋孟子論伐燕之事前後各出凡四章今以公孫丑章句下第三章爲首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梁惠王章句下第十章乃伐燕之首章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
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其十一章即伐燕之
第二章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
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
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
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
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
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
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第四章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至又從爲之辭

孟子去齊章 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 箋泄柳見滕文公章句下箋檀弓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請更之鄭註申祥子張子祥字孟子從言禮記從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章 自堯舜至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 箋通鑑外紀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大禹至履癸即桀共十七王合四百三十二年而爲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殷紀

成湯至紂殷主共三十王合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附錄

封疆之界 史記商君傳爲田開阡陌封疆註封聚土也疆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 **宿于晝** 按通鑑周赧王三十一 燕樂毅伐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網目及釋文皆晝邑釋文云晝齊西南邑也疑宿于晝卽晝邑故纂疏亦云或曰晝當作畫音獲

公孫丑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天時地利 疏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挨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覘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註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正義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晝爲孤無晝爲虛二晝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向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凶吉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

之類是也**采薪之憂**註曲禮云有負薪之憂**東郭氏**疏齊國之東地號爲東郭也經云東郭墦間之祭則是齊之東地也氏者未詳其人以理測之孟子之所以弔問者必齊之賢大夫也**爲兵餽之**疏以此金餽之可爲兵備之用**辭靈邱**疏按地理志曰代郡有靈邱縣是也周禮士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止於嬴**註云嬴齊邑今太山嬴縣是也**棺七寸**註天子至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疏檀弓云周人牆置翣此後王之制牆柳車也四輪一轅車長丈二尺高五尺喪大記云君飾棺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龍翣二禮器云天子八翣大夫四翣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衣以白布畫著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既窆樹於壙中障柩也**子之子噲**疏史記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子燕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遺蘇代百金乃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舜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

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三年國大亂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燕噲死齊大勝子之亡凡此此其事也

宿于晝

註晝齊西南近邑疏鄒在魯而魯又在齊之西南上去齊歸鄒至晝而宿是知晝之地爲齊之西南近邑也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二

滕文公章句上

朱子集註

滕定公薨

公明姓儀名曾賢人 箋記檀弓上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卽此公明儀也

章 大故大喪也 箋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鄭註故謂凶災也又樂記先王有大事鄭註大事謂死喪也思按大故卽大事之義又曲禮君子非有大故註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然則亦不專指大喪而言也

滕與魯俱文王之後 箋文王之子周公旦周公子伯禽封于魯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庶弟封于滕乃侯爵

冢宰六卿之長 箋周禮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地官為司徒春官為宗伯夏官為司馬秋官為司寇冬官為司空司者以其各主一官也宗伯不言司者以祭祀鬼神非人所主天官冢宰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故云冢宰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 箋記雜記十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

大夫士禫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疏云此君大夫士居
廬之禮謂于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故云居倚廬時以
草夾障不以泥塗之故云不塗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
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若廬外之顯處則不塗也既葬則君
大夫士皆宮之宮謂圍障之也廬蓋也蓋未葬則倚木爲廬
故云未葬居倚廬既葬而柱楣塗廬則不得謂之倚廬矣問
喪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
之在外也非君大夫則雖既葬亦倚廬也

滕文公問爲國章

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
箋左傳文公九年陽虎
奔齊鮑文子曰陽虎親
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又家語辨物
篇孔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箋鄉遂之地在國中周禮遂人所職是
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職是
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
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遂人掌
六遂猶司徒之六鄉也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
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
五縣爲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
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此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
遂廣深各二尺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故曰夫間有遂

遂上有徑徑之廣可容牛馬行亦所以通行於國都也十九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於遂溝上有畛畛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也洫之廣倍於溝洫上有涂涂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夫十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道之廣可容二軌萬夫有川萬夫百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廣可容車曰軌以達于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爲一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直溝有九而皆横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横此鄉遂之大畧也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音乘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不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每邱之地縱横各二溝四邱之田爲一甸十字中爲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此畿内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連屬而言也要之考工記未必告成周之制不可不詳又鄭氏匠人爲溝洫註畿内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故以助法行之此章當與泰伯盡力溝洫章蔞義參看

庠以養爲義校以教爲義序以習射爲義養老王制有虞氏養

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于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言之耳校曰教者左傳子産不毀鄉校鄭子衿之詩刺學校不脩此皆謂教之所存也序以習射者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

子指文公

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箋僖公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文公十八年公薨既葬公子惡死經書冬十月子卒疏云子者葬前在喪之稱也胡氏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桓十三年衛宣公未葬衛惠公不稱子胡氏曰其爲惡大矣愚又按曲禮曰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註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又云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註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疏君大夫謂天子大夫有地者亦稱曰老乂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余小子註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如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集註謂未踰年稱子合禮記春秋而觀則天子諸侯居喪皆稱子也鄭註則三年之內稱子也又考春秋魯成公時已有滕文公其後嗣復有稱文公何哉

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 箋義見前章鄉遂都鄙下方

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箋王制夫圭田無征註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疏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

此殷法也孟子趙岐註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也集註本此

如有弟是餘夫　箋周禮匠人疏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此又不專指弟是餘夫周禮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註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據此餘夫當是弟但畝數不同

神農之言章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　箋文中子周公篇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爲太史故曰史談漢武帝時人註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前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按史記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司馬遷乃史談之子文中子稱史談述九流今集註稱史遷者蓋史遷續其父之所論著也按史記止論六家之指要不及縱橫雜家農家

陶爲甄者　箋冬官考工記搏埴之工陶旊賈公彥疏云陶人爲瓦器甑甗之屬旊人爲瓦簋有虞氏上陶器貴質故也旊音甫又音倣疏云音甫於義無取倣乃相倣之義

九河曰徒駭至**鬲津**　箋按集註九河之目本之爾雅蔡氏向書傳兗州九河以簡潔爲一纂疏云當以蔡說爲定又按易祓禹貢疆理廣記云或者以簡潔爲一河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其說未然蓋自周定王五年河

失故道漢元光以後又東徙入渤海按漢志不言九河惟成帝時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唐滄州饒安縣西有胡蘇河宋朝滄州樂陵縣有鈎盤河南皮縣有潔河皆禹貢九河之一也故瀆湮役不可盡考時見一二而已然河自大陸分爲九道皆在冀州之境而經於兗州云者兗當九河之末地勢稍下受害滋甚故云道又易祓導水說云九河入海者當在滄州以北若以疆理廣記考之則集註分簡潔爲二者依實

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

箋按朱子語錄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則有不通愚嘗考之春秋晉嘗通吳而會之以制楚又會之于鍾離會之于柤皆吳楚之間而彭城則吳晉往來之衝也故楚嘗塞彭城之道而晉爭之吳之通於中國由此途耳雞澤之會晉將會吳逆吳子于淮上而吳辭以水道不可豈非地勢之阻隔耶其後夫差欲圖伯中原而患水道之不通始城邗溝通射陽湖西北以入于淮江始有通淮之道矣孟子誤以爲禹蓋因此也春秋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案射陽湖今楚州山陽縣吳自此糧運可通舟行可達至是无水道不可之患也故吳自江淮而入泗汴遂爭長於黃池之地矣孟子之言以此故隋大業十二年煬帝幸江都復浚邗溝又見方輿勝覽

揚州註

后稷官名棄 箋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爲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如畢命稱周公君陳畢公爲三后協心呂刑稱伯夷禹稷三后成功是也后稷名棄者其母有邰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見詩大雅生民篇

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母而無服 箋檀弓上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无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无服註不爲衰弔服而加麻鶴林玉露胡澹菴爲清節先主制師之服服魏公爲張无垢制友之服朱子弟子爲朱子用弔服加麻制爲深衣用冠絰或用麻衣頭巾見黃勉齋文集

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 箋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云云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又如史記弟子傳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故集註謂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

附錄

上有好者 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令而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夏后氏殷

人周人率我答哀公之問社歷言夏后氏殷人周人孟子論三代田賦亦言夏后氏殷人周人或謂夏后何以必稱氏而殷周何以必稱人者愚謂當證以檀弓王制明堂位內則祭法諸篇皆稱夏后氏殷人周人不獨論孟之言爲然也禮記之稱夏后氏則上文必以有虞氏並言如此者不一葢禹受舜禪二代相先後所以言有虞氏則必以夏后氏繼之周之去夏千有餘歲惟與殷相接故有虞氏與夏后氏並稱殷人與周人同號又周禮匠人疏賈公彥云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衛氏禮記集註橫渠張氏曰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殷人周人言人者謂以衆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其君之身以衆者謂以其國之衆有此分別各以其所得天下名之夏后氏猶言夏君氏稱君者以國與禹崇伯之子也殷周以衆與言以其衆與起於彼方也**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按羣書百考云公侯田方百里爲地一百成三郊一遂國中什一使自賦无公田井九夫國中十六成成六十四井以九乘之爲五百七十六夫以十六乘上數爲九千二百十六夫野九一而助有公田井八夫野八十四成成六十四井以八乘之爲五百十二夫八十四成以八十四乘上數爲四萬三千單八夫併國中共計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四夫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四人除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單是爲三郊之賦餘一萬四千七百

二十四八更以萬二千五百八爲一軍是爲一遂之賦餘二千二百二十四八爲單外之用

神農之言漢藝文志農書一百一十四篇中神農書二十篇其餘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故爾雅序釋農家者流九家一百一十四篇出於農稷之官通鑑文帝紀晁錯言令民入粟邊得拜爵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无粟弗能守也史黃帝紀班固曰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

父子有親至**有信**朱子云有字不可尋常讀過者我固有之也非外鑠我也

夫婦有別朱子云雎鳩摯而有別者比此間鳩小而長常是雌雄不相失然而二个亦不曾相近而立處常十丈餘地八未常見其四居

戎狄是膺門人有問晦翁者曰魯頌乃僖公詩而孟子引以爲周公何也先生曰此是孟子讀書不子細處又問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亦无是事先生曰此祝頌之辭也見巽必大著師說

荊舒羣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楚在春秋之初經止書荊人如荊人來聘是也自後稍霸加以楚稱舒縣以名龍舒其後爲楚所滅其地郎今之安慶府爲淮西

墨者夷之一章張子韶孟子解云此章顯倒失次自漢以來无有辨之者余深入其中乃知其漏失脫易輒爲改正之其文宜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无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至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滕文公註滕周文王之後疏古記世本有考公麇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洪與文公相直後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爲定公元公爲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謚以其能慈惠愛民故以文謚**將五十里也**註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公明儀曰**疏檀弓有公明儀**居廬**疏居於喪廬不敢入處不御於內是也**陽虎**姓陽名虎字貨**世祿**註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其子雖未仕居官得世食其父祿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

恤民之子弟**圭田**註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无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疏鄭氏云夫猶治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冠素**疏素帛也**教民稼穡**疏說文云種曰稼斂曰穡**築室於場**註冢上祭祀壇場疏史記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丈六尺與地平本无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折其方樹來種之營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滕文公章句下

朱子集註

虞人守苑囿之吏箋周禮地官之屬若山虞若林衡川衡澤虞之職掌山林川澤田獵之政令田獵則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以屬禽注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景公不以皮冠招虞人而以旌意必以此**晉大夫趙鞅也**箋鞅乃趙文子名武之孫**王良善御者也**箋史天官書漢中四星曰

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天子奉御官也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之僕也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故王良善御取此名

霄問日章

如士則執雉箋周禮六贄孤執皮帛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鶩工商雞

諸侯為籍百畝箋按集註所引禮曰以下至先王先公皆禮記祭義之文又按國語天子為籍千畝諸侯為籍百畝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周禮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王后六宮之事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天子有九嬪二十七世婦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仞有三尺牆高一丈也季春朔日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公桑謂官家之桑也

夫人副褘而受之箋祭義註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其一其色元褘音暉畫翟者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追音堆夏后氏之冠名故以名冠冕之官副之為言覆去聲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副褘皆祭服此繭欲為祭服者故夫人首着副身着褘衣而受所獻之繭也

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箋三盆手者註云三淹也

淹音去聲凡纖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三宮者天子六宮諸侯半王后故三宮世婦者亦諸侯之世婦𡚁祭義之文亦天子諸侯互言之

彭更問曰章 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箋禮冬官考工記梓人爲筍虡爲飲器爲侯鵠匠人掌建國營國爲溝洫此梓與匠之異故云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註云禹治洪水降邱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輪人爲輪爲蓋輿人爲車此輪輿之異也

宋小國章 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之兵 箋史記微子世家宋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諸侯皆曰桀宋宋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戰國策以偃謚康王又按通鑑周顯王三十九年宋君偃自立爲君愼靚王三年宋初稱王赧王二十九年宋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以示威服鬼神天下謂之桀宋齊湣王伐之宋偃奔魏死於溫集註所謂王偃走死者此也

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箋按湯征自葛始此其一也詩商頌云韋顧旣伐昆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鄭氏箋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据此則曰葛曰韋

日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朡凡六伐餘無所考

不見諸侯何義章 **段干木** **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 箋魏世家李克謂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八者君皆師之又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墻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門必式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駔而爲文侯師呂氏春秋曰魏文侯與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晉書虞預傳預上疏云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泄柳郎子柳魯繆公時子柳子思爲臣故集註謂魯繆公時人高士傳云子柳姓顏名辛

公都子曰章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 箋史記禹子啓崩子太康立而失國書有五子之歌孔甲上距太康十二世好鬼神事淫亂夏后德衰諸侯畔之履癸卽桀上距孔甲四世商庚丁崩子武乙立無道爲偶八謂之天神與之搏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韋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獵于河渭之間爲雷震死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箋史記申韓傳申不害者故鄭之賤臣韓昭侯用爲相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申韓之書皆尙刑名又見通鑑

末章 **廉**

有分辨箋周禮天官小宰六曰廉辨註辨辨然不疑惑也記儒行砥厲廉隅皆分辨之意

附錄

齊景公田春秋傳昭公二十四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至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又家語正論解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云云左傳言以弓家語言以旌與孟子同王肅註守道乃恭敬之道

大丈夫說文云丈夫者何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湯居亳與葛爲鄰羣書百考云通典宋州穀熟縣即殷之南亳湯所都也又曹州考城縣有北亳亦湯都也又京西偃師縣是湯所都西亳也今考城隸東京按通典宋州寧陵縣是古葛伯國湯居亳與葛爲鄰今考地志穀熟縣在南京東南四十里考城在東京東一百八十里寧陵在南京西一百五十五里以遠近觀之與葛伯爲鄰當是都北亳時至於西亳則當又是其後徙都之偃師去洛甚近或者亦取居土中之義乎

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郝經續後漢書云列子載楊朱之言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同歸於死矣若朱

之言蔑四聖而與二凶於是始皇二世竭天下之膏血以逞無疆之欲終於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之言皆朱啓之也故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甚於老莊申韓故推爲異端之首

滕文公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趙簡子 疏史記世家趙景叔卒趙鞅是簡子爲晉卿出公十七年卒簡子冢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 **詭遇** 註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横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 **景春曰** 疏景春爲從横之術者公孫衍魏之陰晉人也秦王之孫故曰公孫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常事鬼谷先生 **三月無君** 疏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自稱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爲壇位向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 **載質** 疏贄之爲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其君與自相贄同也 **梓匠輪輿** 疏梓人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與葛爲鄰** 註亳諸侯嬴姓之國今梁國寧陵有葛鄉史記亳都亦在

梁國故云爲鄰**犧牲**疏犧之色純无雜色謂之犧牲**篚厥元黃**疏禮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疏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太誓曰**註此古尚書一百二十篇之太誓也今之太誓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文太誓也**伐奄**疏鄭元云奄國在淮夷之北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鎬京是王來自奄也**驅飛廉**疏飛廉乃顓頊之苗裔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之

離婁章句上

朱子集註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箋陽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陰管爲呂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十二律黃鍾者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黃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位於子在十一月太簇者泰大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寅在正月姑洗者洗音先典反

姑故也洗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在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蕤萎陽不用事故曰賓又曰蕤葳蕤而下賓敬也言陽氣下降陰氣始起相賓敬也位於午在五月夷則者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在七月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故曰無射又曰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无有終已也位於戌在九月大呂者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夾鐘者種始莢也夾者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曰陰陽相夾厠也位於卯在二月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又曰呂助也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已在四月林鍾者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故謂林鍾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南呂者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六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在八月應鍾者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曰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爲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已上以春秋外傳史記律書通典晉志參互采錄

范氏曰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泣涕

箋梁高祖紀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散騎長侍賀琛咨陳四事其四言宜省事息費上大怒勅書責之曰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廷會同

蔬菜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天監十五年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喧嘩以爲宗廟不血食帝竟不從入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冬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大同十一年上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悅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盜賊白晝殺人上溺於慈愛而不能禁也

武帝之末江南大亂 箋梁都建康故曰江南梁太清元年東魏太傅侯景與高澄有隙以十三州內附上乃定議納景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太淸二年景與東魏慕容紹宗戰敗東魏旣得懸弧頭戍悉復舊境大將軍高澄屢遣書求通好侯景自疑不安景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於是始爲反計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爲名圍臺城太清三年景入建康縱兵大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上爲侯景所制五月丙辰遂殂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箋按近思錄明道先生之言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人君之仁與不仁耳熊剛大集解云關雎詠文王妃姒氏有幽閒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必有此等意思則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則可以行周官法度否則爲王莽矣愚按王

莽篡漢復井田倣周禮賒貸立錢府官又如周官稅民田不封宅不樹浮游无事者罰之此蓋槫周官之法度而不得其意者

詩大雅板之篇 箋按板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朱子集傳云板板反也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也

沓沓卽泄泄之意 箋說文云沓沓語多也象多言之人口出涎沫然詩傳以爲怠緩之意方得詩旨

孔子曰道二章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 箋按史記諡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諡者行之迹也諡法云壅遏不通幽早孤鋪位幽鋪位謂卽位而卒者也動祭亂常幽殺戮無辜厲今按孟子所稱幽厲蓋壅遏不通與亂常者也

爲政不難章　麥邱邑人祝齊威公曰 箋在紀遺

裴度所謂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 箋通鑑唐憲宗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士貞甍其子承宗自立爲留後上欲討承宗裴垍諫止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鎭以離其勢何如李絳曰德棣之隸成德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怨望得以爲辭若因弔喪使至彼自以其意喩承宗令上表削地勿令知出陛下意乃遣京兆尹

袁武詣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
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欵元和十年正月加韓宏守司徒宏
鎭宣武十年餘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
之十二年以韓宏爲都統與裴度同討蔡復加侍中十三年
九月韓宏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裴度上疏云承宗斂手
削地韓洪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
宜能服其心耳

天下有道章

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 箋吳都郎
今平江府浙西之地地理志平江舊有齊門按吳越春秋齊
女質吳吳爲太子聘之女少思齊而病闔閭爲女起望齊門
令女遊其上孟子云齊公涕出而女於吳即此又按春秋傳
成公八年吳通于晉始伐楚遂通于上國至襄公二十四年
晉平公亦嫁女于吳同姓也齊侯以
女爲媵使析歸父送之此又可恥矣

商士商孫子之臣也 箋按
大雅文王之篇朱子集傳云諸侯之大夫入天
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

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箋通鑑漢桓帝時潁川陳寔長子
紀字元方御車次子諶字季方驂
乘詣同郡荀淑家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紀諶
之子羣問二父優劣於其祖寔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又世說陳元方子羣弟季方子忠各論父功
德不決諮於太邱太邱云云太邱祖寔是也

桀紂之失天下

也章　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至此類之謂也箋漢書晁錯傳錯潁川人事文帝景帝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錯在選中上親策之錯對曰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切以古之三王明之臣問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也至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又曰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愚按集註於此章重在民之所欲所惡而晁錯所對專以民之所惡所欲爲言故集註引此爲證也伯夷辟紂章　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箋史記周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紂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乃大說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注文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九駟三十六匹馬也太公姜姓呂氏名尚箋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又注云姒姜名牙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名後武王號爲師尚父則尚父官名也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

天下者暗與此合箋通鑑項羽封高祖爲漢王王巴蜀蕭何日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蕭何之意欲以此圖天下故集此謂其有私

求也爲季氏宰章

如孫臏吳起之徒箋史記孫臏孫武之後也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仕魏爲將軍自以不能及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竊載之歸齊齊威王問以兵法遂師之魏遣龐涓伐韓韓請救于齊孫臏以計殺龐涓于馬陵考史記通鑑皆不見其所終史記吳起衛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既遠遊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與起絕初仕魏與田文論功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及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用之撫養戰士要在强兵悼王薨貴戚大臣攻吳起殺之

如蘇秦張儀之類箋史記蘇秦洛陽人張儀魏人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横之術游說七國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張儀相秦主横主横者皆欲諸侯割地以事秦主從者連諸侯以攻秦蘇秦在齊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其弟代曰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張儀後得罪於秦奔魏一歲而卒

如李悝盡地力箋史記荀卿傳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通鑑魏文帝紀載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增至六十一篇藝文志又云

李悝著書三十二篇皆富國强兵之術名曰李子按纂疏所注盡地力之法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等語皆出漢書食貨志又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一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

商鞅開阡陌之類 箋史記商鞅衞人仕秦周顯王十九年鞅廢井田開阡陌更爲賦稅法行之史註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纂疏云封以商於之地按史記秦封衞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索隱云商於二邑名於邑在鄧州内鄉縣商縣在商州八十九里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

淳于髡曰章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也 箋史記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辭去於是送以安車駟馬束帛加璧黃金百溢終身不仕愚按史記以淳于髡眞到騶奭荀卿與孟子同傳殊非

人不足與適也章 昔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 箋荀子大畧篇云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附錄

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 二句乃禮記中禮器之言所以有故曰二字

殷士

膚敏 按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者記內則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郊特牲周弁殷冔朱傳云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也又云劉向日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以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愚又按周頌振鷺詩亦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也

將以復進 文王世子命膳宰日末有原日諾然後退註原再也凡膳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

舜不告而娶 禮記檀弓三妃未之從疏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之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引湘夫人舜妃也帝王世紀云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癸比生二女日霄明日燭光是也衛氏禮記集說廬陵胡氏云考經傳舜但二妃葢堯二女也事見於書甚明孟子亦云鼓琴二女果秦傳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二女舜妃也劉向鄭氏亦以湘君爲二妃而離騷九歌有湘君湘夫人王逸解云湘君水神湘夫人二妃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韓子曰璞與逸俱失也夫娥皇爲舜正妃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言之則知舜無三妃也明矣鄭氏乃謂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

妃而已
者非也

離婁章句上

趙岐注　孫奭疏

離婁注黃帝時人莊子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即離婁也公輸子疏淮南子云楚王令公輸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墨子曰今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乃偃兵不攻是公輸即魯般也或云魯昭公之子六律五音疏律歷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太簇其數七十二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角生應鐘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大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爲音一

[illegible]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以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暴[illegible]國削註甚謂桀紂不甚爲幽厲疏身弒國亡而不正歸于人名以其被戮國亡足章其惡不待謚而彰如桀紂者也厲王行暴虐國人畔襲之厲王出奔於彘彘晉地也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彘太子靜立是爲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以褒姒亂政申侯與犬戎攻之殺王於驪山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紂二十九王凡四百九十六年天下國家疏有國者不可稱天下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王國國字文從或又從口爲其或之也故口之也至於家則天子達庶人通之矣巨室註謂賢卿大夫之家八所則效者也是絕物也註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註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方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美之故七年齊景公疏史記靈王十六年齊莊公母弟杵臼立是爲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卒謚曰景地近荊蠻故註云吳蠻夷也侯于周服疏周禮九服之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是也祼將疏祼灌鬯也將行也鄭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居下位至誠身有道

疏君之所願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稱矣
友之所資於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親之
所望於已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不足稱矣信於友是
獲於上之道也悅於親是信於友之道也誠身是悅親之道
也而明乎善者是又誠身之道也

七年之內 註天以七紀故云七年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疏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歷數今云七紀者案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註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八不足與適也 註詩云室人交徧適我

瞽瞍厎豫 疏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者無目之稱

離婁章句下

朱子集註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夏令曰十月成梁 箋春秋外傳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註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爲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于辰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故夏令曰二月除道十月成梁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告塞川無舟

梁是廢先王之敎也註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

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 箋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內外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辟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亦此義條音滌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 箋按儀禮臣爲君服圖子夏傳云諸侯爲天子方喪三年疏云方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又臣爲諸侯亦方喪三年又舊君之服註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庶人爲國君者畿內之民皆服三月故大夫爲舊君三月言與民同也

窮之於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 箋襄二十一年傳晉欒祈愬欒盈於范宣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欒盈出奔楚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二十二年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二十三年晉遂殺欒盈

博學而詳說章

非欲以誇多而鬭靡也 箋韓愈送陳秀才彤序云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鬭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

禹惡旨酒章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 戰國策梁王嬰史記

嬰作鸞觴諸侯酒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也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帝女堯舜女儀狄博物志言禹時人

王者之迹熄章

檮杌惡獸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箋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人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曰檮杌一名傲狠一名難訓左傳文公二十年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註謂鯀也鯀在四凶故集註謂因以爲凶人之號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箋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芊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

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措一辭箋史孔子世家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及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寔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義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

春秋罪正者亦以春秋君子之澤章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至親屬竭
矣箋禮記大傳疏文上自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相報緦麻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
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四而緦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
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若童子未冠則不緦惟無
父兄而當室者緦當室主家也故免亦童子未冠所著也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
繞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
免音問逢蒙學射章　羿有窮后羿也箋見憲問十四箋義西子蒙不潔
章　西子美婦人箋西子即西施也吳王夫差破越越人選美女西施以獻吳吳而請退軍許之吳王得
西施築姑蘇臺高三十丈遊宴其上子胥曰臣恐不久為麋鹿之遊王不聽及吳亡范蠡攜西子扁舟泛五湖越州諸暨
縣有西施家東施家天下之言性也章　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
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箋史記歷書漢武帝詔太史改顓頊歷作太初

歷起五行建氣物分數以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注云按律歷志以前歷上元至太初四年一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又云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信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日雄在甲雌在子甲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以十一月冬至得甲子非謂此年歲在甲子也又云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箋禮春官上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

附錄

卒於鳴條按檀弓上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註舜征有苗因留葬焉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史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註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於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又楚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指娥皇女英也諸說

皆與孟子不合故劉玉潮虞舜廟碑云孟子詳舜本末本不異旨舜起東夷有天下而卒禪禹禹都安邑鳴條蓋其郊故孟子舉爲終禪之地讀者更詳之

濟人於溱洧 家語正論解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乘輿濟人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禮爲舊君有服 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又按周禮春官司服王亦爲三公六卿爲弔服其首服皆弁絰故語錄云亦有君服臣喪之禮君服臣喪坐撫當心要絰而踊

子濯孺子侵衛 按註疏引春秋傳襄十四年事而云孟子之言與此不合是二說必有取一焉又洪氏五筆亦引左氏孟子而云名字先後美惡皆不同

公行子 程氏春秋職官書晉公行引孔穎達註曰掌車謂之公行知其掌率公戎車之行列詩魏風有公路公行以其主君路車曰公路主車行列曰公行其實一官耳石洞紀聞之意祖此

君子有終身之憂 檀弓子思曰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按說苑亦有曾人攻費曾子辭於費君之語

離婁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文王諡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蒙接禮曰文**世之相後**註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歳**符節**疏周禮六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以金爲節鑄象也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開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註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有故而去**註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疏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爲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及奔晉得五月乃歸宋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隨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歸晉**無罪而殺士**疏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註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君仁莫不仁**疏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鑑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是其旨也**惟義所在**疏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衞而終適衞是言不必信也佛肸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以善養人**疏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

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蔽賢者當之疏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邱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亟稱於水疏徐子辟也溝澮註大溝小澮疏周禮遂人掌邦國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八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注云大溝小澮者又非以常制言之逢蒙學射註禮射四發乘四也詩曰四矢反兮疏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襄公四年左傳云羿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於窮門註云子羿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襄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衞獻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預曰子魚即庾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西子註西施也疏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星辰之遠疏案孔安國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右師往弔疏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

之右師是也

禹稷當平世疏三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稷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爲躬稼是二者未嘗不相待爲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於南宮括之言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二

孟子集註箋義卷之三

萬章章句上

耕歷山時箋事見公孫丑上公明高曾子弟子箋按集註此語本趙岐註云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然不知趙氏何所本按禮記祭義及戴記曾子大孝篇皆有公明儀問於曾子皆註云公明儀曾子弟子豈非公明高或公明儀兄弟歟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箋史五帝紀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箋史記正義曰聚謂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父母使舜完廩章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箋空音孔括地志云舜井在嬀州臨武縣西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者舊傳云並舜井也帝王世紀云河東有舜井未詳列女傳二女教舜上廩曰鵲汝衣裳鳥工往教舜穿井曰去汝裳衣龍工往故謂鳥工龍裳敎井廩之難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張琱弓

也　箋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櫓之屬禮圖云戈今之勾戟又云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通鑑外紀云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琱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彤弓一是也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　箋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哀三年傳校人乘馬杜註校人掌馬春秋分記云春秋校人與周禮義同而馬數不可考是皆以掌馬爲職也今集註以爲主池沼小吏未詳

象曰以殺舜爲事章　二

人比周相與爲惡　箋左傳文公十八年云帝鴻氏不才子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號云窮奇是共工渾敦是驩兜檮杌是鯀饕餮是三苗也

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箋集註於孟子言歸斯受之章亦云仁之至義之盡所引二語出禮記郊特牲

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　箋周禮天官瘍醫掌療瘍以五毒攻之注瘍創癰也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注云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即後世宮人主宮門者

彌讎由史記作顏濁鄒　箋孔子世家云孔子嘗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據此則不特讎由與濁鄒之名不同而言子路妻兄亦與孟子異

彌子衛靈公幸臣　箋史記韓非傳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用

旣而瀰之瑕之母死人聞往夜告之瀰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瀰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瀰子愛弛得罪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瀰子杜注彭封瀰子瑕瀰子瑕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集註所謂幸臣其事可證矣**難進而易退者也**箋記表記云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紫陽格言亦云進以禮退以義者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威司馬宋大夫**按此注原在未條飯牛而牛肥之下今移正**向魋也**箋宋儒以桓公爲威公桓司馬爲威司馬者蓋宋欽宗名桓避諱以威代桓如漢明帝名莊漢書以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是也**末章 得五羊之皮**箋戰國策秦始皇卷姚賈曰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伯西戎**晉欲伐虢道經於虞**箋春秋僖公二年傳晉獻公從荀息言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五年晉復假道於虞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又按公羊云晉滅虢荀息操璧牽馬而進曰璧則如故馬齒加長矣又國語云虢公夢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

鉞立於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國**飯牛而牛肥**箋語見莊子田子方篇

附錄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禮記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都君**莊子徐無鬼篇舜有羶行三徙成都至鄧之墟十五萬家**鬱陶忸怩**洪氏五筆云四字不多見於經子惟見於孟子及尚書五子之歌皆弟告兄之辭何也**象日以殺舜為事**龜山語錄或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殺三苗於三危**據尚書則曰竄三苗莊子亦云投三苗於三危按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上蔡音素曷反殺說文作𣏟音同摋𣏟散之也今曰殺三苗例亦當音摋**有庳**舜都蒲阪今河中府而封象於有庳說者謂道州也相距數千里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豈不難哉古書不可致詰大抵若此**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按禮記曾子問云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又坊記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司城貞子 按三禮辨卷二云哀公十五年陳公孫貞子如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吳人使太宰嚭辭之上介芋尹以禮對吳人內之公孫貞子卽孔子當尼時所主之人也

萬章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旻天 註秋天也幽陰氣也 **九男** 註九子事舜以爲師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允嗣聞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昔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見於經 **五十而慕** 註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完廩捐階** 疏以史記觀之則捐階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爲深然當以意喻默然有自判之論可矣 **治棲** 疏云蓋取類於禽棲故也 **四罪** 疏三苗國名搢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嚳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者也鯀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

檮杌者也 **欲常常而見之** 註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疏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閒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為之註焉蓋其文也 **咸丘蒙問曰** 註曰孟子弟子齊人疏經傳未詳今案春秋威公七年有焚咸邱杜預云咸邱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邱蒙者豈咸邱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註云乃齊人也者蓋孟子時魯國為齊所侵故咸邱乃為齊地有所問於孟子即為弟子矣 **然後之中國** 疏所謂中國劉熙云帝王所都為中國故曰中國 **避舜之子** 疏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外丙二年** 疏史記文已具公孫丑篇內此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 **耕于有莘** 疏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註莘虢地又云虢國今滎陽縣是也 **割烹要湯** 疏史記伊尹欲干湯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之五反然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任以政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是也 **彌子瑕** 疏哀公二十五年彌子飲衛侯酒註云彌子彌子瑕也是有幸於衛靈公者 **不悅於魯衛** 疏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貞子爲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繆誤 **主司城貞子** 註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謚而推之亦守正者也今以宋六卿考之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右有司空無司城特宋有之者按左傳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爲司城也 **陳侯周** 註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疏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湣公又按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卽湣公是爲懷公之子湣公卽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以兵伐殺湣公遂滅陳是歲孔子卒于魯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强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湣公六年孔子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湣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爲陳侯侯周臣是陳侯周卽湣也 **五羊之皮** 註自賣五羖羊皮疏說文云羖夏羊牡曰羖羊也

萬章章句下

朱子集註

集大成章 **金聲始震而玉終詘然** 箋禮記聘義君子比德於玉[illegible][illegible]叩之其聲清

越以長其終詘然詘音屈絕止貌也故相如賦注詘盡也本屈字亦作詘**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至**亦此意也**箋漢武帝元鼎五年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惟聖主所由制定非羣臣所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封禪儀語錄云云兒寬亦引金聲玉振是時未有孟子之書必古曲中有此語愚謂孟子之書出於文帝時兒寬在後未詳語錄之意

北宮錡問曰章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郳儀父之類是也箋郳曹姓子爵顓帝之後國在襲慶府鄒縣隱元年傳公及郳儀父盟于蔑未王命故不書爵孫復曰郳附庸之國未得列于諸侯故書字以別之又有小郳子名郳犂來乃夷狄之附庸國在徐州滕縣莊五年書郳犂來來朝胡安國曰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至**可食九人**箋按晦翁門人有永嘉徐居父名寓徐仁又名容集註所引徐氏未知孰是徐氏三說皆本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八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

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此皆上農夫食九人之數食九人者王制疏云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按廪人云中歲人食三鬴一釜六斗四升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近年書坊刊本君田三萬二千畝多誤以二千爲三千卿田三千二百畝多誤以二百作三百使讀者疑誤尤不可不考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

箋孟子言大國之地方百里以方里爲井計之百里之田公田止一萬畝每井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則僅八千畝今集註引徐氏之說則其數與助法之公田不合何耶蓋方百里者以四方計之開方當四百里一里之中公田八十畝四百里之中四八三十二所以三萬二千畝也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箋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周禮言諸伯地方三百里子二百里諸男方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此不與周禮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爲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

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孟子主於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元士受地視子男此不與王制同也王制註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語錄亦非之矣今愚按孟子所言固與周禮王制不合而王制ヽ與周禮不合說者以周禮兼附庸而言之晦翁謂此皆强爲之說耳先生嘗疑左氏所記當時官號職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周禮葢亦周公草定之本而未及行者又案王制疏云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集註所謂其事葢不可一一追復諒哉又林少尉羣經辨惑有王制雜皆此意

仕非爲貧章 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 箋後漢西羌傳馬允爲太守俸秩盡給交友妻子不免自操井臼又梁鴻字伯鸞妻孟氏名光字德耀俱隱深山孟氏椎髻布衣荊釵布裙躬操井臼

士之不託諸侯章 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 箋儀禮子夏傳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又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註寓寄也又云寄公如魯昭公爲季氏所逐二十五年經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此卽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也**臺賤官主使令者** 箋昭

七年傳云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疏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家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 **敢問不見**

諸侯章

齊景公田事見春秋傳 箋昭公二十年傳齊侯田于沛沛音貝景公疾愈而獵也 **通帛曰旃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箋按集註語出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賈公彥疏云周之九旗皆用絳以周建子物萌色赤故尚赤通帛者通體盡用絳之赤帛雜帛爲物者以帛素飾其側乃殷之正色殷以建丑爲正物芽色白今用帛素飾其側兼用先王之制也全羽析羽皆用五采繫於旞旌之上前世用夏翟之羽曰夏采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若冬官鍾氏集鳥羽是周法染鳥羽爲五色也爾雅云因章曰旃註以白帛爲旃因其文章不復畫之此又與周禮之通帛爲旃不同

末章

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箋漢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立昌邑王賀爲皇帝二十七日荒淫無度凡一千二百二十七事光白太后廢昌邑王賀歸本邑而立宣帝集註謂委任權力之不同者武帝嘗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

侯圖以賜光故光得以擁昭慶賀立宣也

附錄

金聲玉振 呂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集大成之說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尙則害前說以聖爲尙則害後說愚以集註詳前說智之事乃三子之所知偏於一故於聖之事所就亦偏於一後說智譬則巧正以三子之巧不足者卽前說之所知偏於一也聖譬則力者三子之力有餘而僅成一節之聖卽前說之所就亦偏於一也故復以射之巧力發明前所論智聖二字之義前說無害於後後說無害於前也因略辨之

天子與大國次國小國之卿大夫士 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註云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

上士中士下士 春秋上九中九下九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

分紀職官書天子之士不過三命名氏通上士也再命中士則稱名謂獨以名舉耳公羊稱宰咺曰宰者何官也宰士也孔穎達曰周禮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元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按春秋再命稱名不以官錄春秋書曰宰何得直以爲中士哉下士即宰旅一命稱人凡書王人皆下士之職又襄二十六年傳韓宣子聘于周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杜預註宰旅冢宰之下士按周禮太宰之屬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爲冢宰之下士也以其官卑故下以獨得旅稱也

孟獻子友五人 按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其一何也註疏引之而云左傳者國語乃左氏春秋外傳故亦以左傳稱然獻子所友未必鬬臣否則或以其才足以勝人而謂之鬬與

晉平公 名彪謚法執事有制曰平悼公子襄公十五年嗣立昭十年卒在位二十八年

委吏 古疏引孔子世家云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史索隱職音特又音杙蓋繫畜之樁也又按周禮春官肆師乃此樴字註云樴可以繫牲也音職又音弋

招虞人以旌 周禮地官澤虞之職若大田獵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注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析羽弊田弊者止也屬禽致禽而校其數招虞人以旌或倣乎此

萬章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伯夷聖之清者也至非爾力也疏葢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和亦聖人之善者也能時是備其聖之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而始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葢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天子一位至五等疏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斥候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君一位至六等疏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皆去其籍疏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者列國之後諸侯類皆以强吞弱以大并小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而去司祿之職也大國次小國疏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一夫百畝疏古者制民之産以六尺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所以一夫受田百畝也**有友五人**疏左傳趙簡子云魯孟獻子有鬬臣五豈謂此五人者乎然而名字則未之詳**際可之仕公養之仕**疏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有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時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委吏**疏孔子世家云孔子貧嘗爲季氏吏而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牛羊茁壯**註茁生長貌詩云彼茁者葭茁出也蘆之始出也**仕有官職**疏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爲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

告子章句上

朱子集註

如荀子性惡之說箋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其性故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不然据此篇反覆以孟子言之蓋欲立論以求異於孟氏也

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説 箋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愚謂楊雄之論其病根在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一句卽如告子認氣爲性而司馬公曰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至多惡至少則爲聖人惡至多善至少則爲愚人善惡相半則爲中人按司馬公之説寧不信孟子而信楊雄且謂雖聖人不能無惡尤爲大病雖上聖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則確乎不易矣因詳註其説庶可合而觀之

性無善無不善章

韓子性有三品之説 箋韓愈原性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程子以原性爲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詳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箋朱子曰氣質之性起於張程本於周子太極圖説

富歲子弟多賴章

易牙

古之知味者 箋易牙名巫一日狄牙齊桓公雍人而有寵說苑云易牙解其子以食君楊子云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韓非子曰易牙爲君子主味

仁人心也章　義者行事之宜 箋記祭義義者宜此者也楊子重黎篇事得其宜之謂義

附錄

天生蒸民 洪氏五筆云孟子解天生蒸民四句只添二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此詩之旨粲然矣愚因洪氏之言而切詳程子解經每用此例

仁之勝不仁也 于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此

告子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曰羽之白至猶牛之性 註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疏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

子都之姣 疏詩山有扶蘇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覩子都反往

鰍狂醜　弈秋　疏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弈者又取其落弈之人
之義案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弈敗笙汨之也又云隷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彎弧以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
熊掌　註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疏春秋宰夫胹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註蹯熊掌其肉難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
而義又有勝于生也
趙孟能賤之　疏即晉襄公之臣趙盾是爲晉卿入爲晉卿出爲盟主
者也

告子章句下

朱子集註

紾戾也　箋紾見軫韻又銑韻二音戾與捩同紾韻注捩也捩韻注紾也捩也通作戾物捩捩固相違也韓愈送窮文捩手翻羹捩手
即紾臂之義
未嘗膠柱而調瑟　箋通鑑趙王欲用趙括爲將藺相如曰大王以名用人猶膠柱而鼓瑟耳又楊子先知篇或曰以往聖人之法將來譬猶膠柱而鼓瑟
曹交問曰章　禮記說匹爲鶩是也　箋曲禮下庶人之摯匹註說者以匹爲鶩鴨也匹音木
小弁小人之

詩章　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箋宜臼周平王名周幽王初娶申國之女爲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國之女爲妾幽王嬖之欲立爲后幽王遂廢申后并廢太子申侯怒遂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之虜褒姒平王卽位東遷于洛邑辟戎寇周衰而諸侯强矣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之年也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箋集註據詩序舊說集傳云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文以爲宜臼之傅不知何所据也七子作此詩以自責箋詩集傳云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詞非美七子之作也愚又按小弁之所以言怨者如云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心之憂矣涕既隕之之類是也凱風之不怨則自責以爲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也宋牼將之楚章　莊子有宋鈃者箋見莊子天下篇孟子曰五霸者章　丁氏曰云云箋按纂疏謂丁氏之說本杜預春秋註者蓋成公二年齊賓媚人對郤獻子曰五伯之霸也云云杜預註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杜不知何所本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箋記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共音恭謂此地之田稅

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一明天子之禁 箋僖公九年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傳云夏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穀梁云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集註本此

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名丹周人也 至 居積致富 箋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共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戰國策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不吠己也又白珪謂魏王曰云云鮑注云趙岐以爲周人非也蓋魏昭王時人

陳子曰章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季威子是也 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陳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之此所謂際可之仕也他日靈公問兵陣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膠鬲遭亂販魚鹽文王舉之 箋膠鬲本殷紂之臣公孫丑上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以紂

之亂隱於漁鹽故文王舉之

管仲囚於士官威公舉以相國 箋莊公九年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告曰管夷吾使相可也公從之

叔孫敖隱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 箋史循吏傳叔孫敖者楚之處士也虞邱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荀子非相篇叔孫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左傳宣十二年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杜註蔿敖叔敖又曰令尹叔孫敖弗欲戰或云叔孫敖或云孫叔敖皆蔿敖也其子封於淮之固始曰潘鄉漢延熹二年五月廿八日立楚相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息縣人又見小學書註

附錄

淳于髡 史記淳于髡旣與孟軻愼到鄒奭荀卿同傳又與優孟優旃同滑稽傳云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華周杞梁之妻 記檀弓下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說苑

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女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五乘孰不女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女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阤隅爲之崩

周公之封於魯

傳寅羣書百考周增地域圖序云周之封國制軍愚既圖之矣其增地制域不可不辨在昔夏商分土惟三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儉於此而不過國世守於此而不陋其軍賦悉取於此而常足周大司馬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制也故孟子荅北宮錡周室班爵祿之問其說正如此又告滑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孟子豈無所據而言哉然周大司徒凡建邦則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不惟與孟子異其與大司馬亦自不同何也蓋封國制軍三代同而增地制域則周與夏商異耳司馬舉制軍言司徒舉制域言而孟子言制軍不言制域則蓋有爲也戰國兼并甚矣若與人言周公之增地則不幾於助桀乎不幸而典籍之去亦幸而典籍之旣去諸侯亦莫知其制域之由故孟子亦因得以譏魯之方百里者五是孟子所以爲善藥當時之病歟以諸侯之方四百里攷之其食參之一則正五同有奇也是魯於周制未嘗有所增也孟子之言蓋杜其原也亦猶周公之征關市孟子故不

言而特舉文王之治岐譏而不征者言之則可以見孟子之心矣使孟子得遇明王之與以行其道其封國制軍必夏其關市不征必文王而周官之法孟子之所損益者必非一二綱目而已也**葵丘之會**趙氏註陳留外黃縣有葵丘魯地也僖九年經杜註亦然疏云莊八年傳曰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云齊青州臨淄縣西南有地名葵丘知此葵丘與彼異者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爲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釋例以爲宋地陳留外黃縣有葵丘或曰晉河東汾陰縣爲葵丘非也經書夏會葵丘九月乃盟晉爲地主無緣欲會而不及盟也愚按趙註魯地或云晉地孔疏引釋例以爲宋地考之春秋疆理書魯晉皆無葵丘齊地有葵丘而與此異惟宋地指掌圖及釋名有葵丘終當以宋地爲是

告子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見於鄒君疏蓋爲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敎誨之謂也**烏獲**疏秦武王時力士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高叟之詩**疏高子老孟子稱曰叟蓋叟者

長老之稱**小弁**疏褒姒生子伯服則伯奇宜臼也**宋牼**疏荀卿非十二子云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宋銒也楊倞云宋銒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銒同**季任處守**疏任與薛同姓左傳云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是也**公儀子柳子思**疏史記公儀休魯博士以高弟爲魯國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種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子柳泄柳也魯敬仲皮之子子碩兄也**華周杞梁之妻**疏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皆齊大夫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云云莒子獲杞梁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爲之崩**五霸者**疏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旅諸侯於鄄周惠王二十二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于葵邱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三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爲霸五年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卒即位凡得九年而已宋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二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死泓戰是歲襄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八年即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殽敗于汪三十九年卒是歲襄

王三十一年矣楚莊王以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誅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年二十三年卒是歲周定王十六年矣

葵邱之會 疏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有葵邱魯地也

慎子爲將軍 疏按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哉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爲善用兵也

盡心章句上

朱子集註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韓魏晉卿富家也** 箋春秋分紀晉世譜晉昭侯之後韓萬爲韓氏之始三世至武子獻子穆子景子宣子簡子莊子康子等至韓穿魏氏始于畢萬武子悼子文子宣子莊子獻子簡子桓子至壽餘二氏皆世執政柄

霸者之民章 **耕田鑿井帝力於我何有** 箋通鑑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舜耕

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 箋歷山河濱見公孫丑上史記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皆不苦窳正義曰農相侵奪舜往耕朞年耕者讓畔苦讀如盬音古麄也窳音庾病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疢疾猶災異也 箋春秋傳曰季孫之愛我美疢也孟孫之惡我惡石也疢之美其毒滋多蓋疢者美嗜爲病人之嗜物但知其美而不計其爲病故云猶灾異也

雞鳴而起章 蹠盜蹠也 箋莊子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

楊子取爲我章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箋見學而第一如楊墨學仁義而差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 箋亦見學而又莊子雜篇墨子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後世墨者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詳此語卽無不愛之病而集註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者正

柳下惠章 微顯闡幽之意 箋微顯闡幽四字見杜預春秋序謂此也

附錄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或問仁恕之別曰生底是恕熟底是仁有覩當計較底是恕無計較覩當底是仁

五畝之宅洪氏五筆云論語言詩者凡十二孟子言五畝之宅者凡三愚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之而其語尤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道不越乎此寓意深矣

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論三聖之淸和任於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隘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旣三言之一則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二則曰其自任天下之重也三則曰伊尹聖之任者也屢言其任而獨不言其弊何歟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者此卽任之弊也不與夷惠之弊同論而迺於此發之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盡心章句上

趙岐註　孫奭疏

盡心知性註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心者人之北辰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桂

梏疏桎足械梏梏手械**皥皥如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孩提之童**註孩提襁襁之童子疏襁緥負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者也**疢疾**疏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是爲疢疾也

自范之齊註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邑也**王子母死**註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終喪之數耳

盡心章句下

朱子集註

春秋無義戰章　**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箋僖公四年齊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責以包茅之貢不入昭王南征而不復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召陵潁川召陵縣也常山劉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也然楚乃蠻夷之國强暴僭逆憑陵中國桓公能奮中國之威一舉而服之天下不胥爲左衽者乃其力也公羊傳盟于召陵喜服楚也胡氏傳云序威績也楊子稱之曰春秋美召陵是也

盡信書章　**杵舂杵也**箋焜一書解艮齋曰杵兵之無刃者漂濺也濺血至於梁

杵言反關之力也舊說血流漂杵爲血可以漂杵孟子疑之蓋孟子以仁義說當時之士不以其辭害意後世不求其意未之思耳夏氏曰孟子恐後世嗜殺之主指武王以爲口實故爲此拔本塞源之論此孟子有功於武王也愚謂詳下章卽可知上章之意謝氏曰杵兵之無刃者卽集註或作鹵楯之義也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 書

泰誓文與此小異 箋泰誓下曰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詳書意勉將士不可無畏懼之心寧執我非敵之志孟子則謂武王使商人無畏故其文小異

梓匠輪輿章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箋莊子外篇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以臣斲輪之事觀之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民爲貴章 **建國則立其壇壝以祀之** 箋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註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堳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小司徒凡建國立其社稷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不能爲民禦災捍患** 箋記祭法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年穀不順成八蜡不**

通之意 箋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蜡有八者先嗇一也若神農也司嗇二也后稷是也農三也若田畯也郵表畷四也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田間之處也猫虎五也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其神而祭之也坊六也水庸七也坊與水庸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也昆蟲八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畷音輟又音惴督約之約音要

仁也者人也章 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 箋外國本葢舊傳高麗有寫本如此禮記祭義云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又樂記云禮也者理也

禹之聲章 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箋周禮鳧氏爲鍾旋蟲謂之幹幹鍾柄所以懸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以蟲爲飾若今時蹲熊盤龍辟邪是也

口之於味也章 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 箋晏嬰字平仲史記孔子適齊齊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索隱曰尼谿之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

逃墨必歸於楊

章　仁之至義之盡也箋此語蓋禮記祭義凡兩言之集註本此言近而指遠章

古人視不下帶箋曲禮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袷交領也音刼曾

晳嗜羊棗章　又謂之羊矢棗箋爾雅羊棗俗呼爲羊矢棗又名遵孔子在陳

章　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

歌箋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註編曲鼓琴指孟子反琴張也檀弓下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末章

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箋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七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槩可想矣鄒魯相去又近見八佾鄒魯邑名箋

附錄

晉人有馮婦者 明道先生初年好獵後因學於周子一日自謂習好已除周子未許示以持久之意明道疑焉後十二年明道遇見獵者而心喜之方知周子之言有味而習好未易除也

盡心章句下

趙岐註　孫奭疏

革車虎賁 疏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皆百夫長也 邱民 註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 不理於口 疏大不能治人之口使不訕己者如之何註訓理爲賴疏訓理爲治 以其昏昏 疏是所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淸 追蠡 疏所謂太山之溜久而穿石單極之綆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也 是爲馮婦 註馮姓婦名也 布縷粟米力役 疏布軍卒以爲衣也縷鐵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也 吾黨之士 疏五百家爲黨故曰吾黨之士也 琴張曾皙牧皮 疏琴張子張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終

四書箋義補遺

大學或問

第一章　席几觴豆之銘

箋其銘已載前集今於其語有未易通者并擧元註庶無臨文之疑

席前左端之銘無行可悔註當恭敬朝夕故以懷安爲悔也几之銘口生垢註垢恥也詈也口戕口註口能害口也几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說爲戒也杖銘於乎危於忿懥註杖以防危故以危爲戒也於乎失道於嗜慾註杖依道而行之於乎相忘於富貴註言身杖相資也因失道相忘乃嗜慾安樂之戒也帶銘火滅修容愼戒必恭註雖夜解息其容不苟帶於寢先釋故因言之觴豆銘食自杖食自杖註無求醉飽自杖而已矛銘造矛造矛註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言少問之不忍則爲終身之羞以君子於殺人之中又有禮恕存焉

第三章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

箋按聲韻元龜戲字下註詩烈文於乎前王不忘於音烏惟乎字無音大學擧此詩作於戲於字同詩音戲好胡反漢武帝紀烏虖何施而臻此與嗚虖二字是亦同用古於乎之義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惡虖成其名曰於乎曰於戲曰嗚虖曰惡虖曰烏虖其義則一但今赦文末只用於戲二字作烏羲音因思大學釋文戲音羲以羲字

讀之不作烏胡二字似有吉凶美惡之殊 第六章 樂毅所謂慊於志漢書所謂

嗛栗姬 箋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云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此蓋燕王喜樂毅之下齊而有快與足之意也漢書景帝爲太子時所幸栗姬齊人也臨江閔王榮臨江哀王閼于河間獻王德皆其子帝即位長男榮爲太子長公主欲以女嫁太子栗姬以爲後宮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廢太子榮爲臨江王栗姬恚恨而死此蓋景帝不足於栗姬而有所怒之意也

第十章 董子云與之齒者去其角 箋其義已見所引董仲舒策又按春秋繁露均調篇均調者欲得其均此即大學絜矩之意也故云有角不得有齒者物理然也有大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以有角不能有齒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古明聖王治天下立制度使諸有大奉祿者亦不能爭民利業不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或問引此者蓋正有合於孟獻子之言也豈苟云乎

論語

學而　道千乘之國章此章之旨愚引傅氏兵車士卒之圖所載并井田策一篇又孟子萬乘之國章引傅氏小司徒井牧田野之圖台三說而觀則古制略可考也今復載項安世周禮邱乘圖說庶可參互考訂使善讀者知所擇焉則思過半矣詳載於後

周禮邱乘圖說　項安世

乘車之法

按舊說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今以伍法較之其牴牾如後

五人爲伍　一乘七十五人分置伍長十五人此項未有牴牾蓋伍長職微人少未能成乘也

五伍爲兩　二十五人　一乘七十五人分置兩司馬三人一人掌一兩兩去聲三人分掌一乘已覺難行

四兩爲卒　百人　四乘三百人共置卒長三人一人掌車一乘及他乘之一兩自此以往皆參差難掌

五卒爲旅 五百人 二十乘千五百人共置旅帥三人一人掌車六乘及他乘之一兩

五旅爲師 二千五百人 百乘七千五百人共置師帥三人一人掌三十三乘及他乘之一兩

五師爲軍 萬二千五百人 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共置軍將三人一人掌一百六十六乘及他乘之二兩

已上除伍長外大率皆三人共治恐於督率兵事體勢不便安世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旅卒師軍之長自然無所齟齬不至如前之參差雜亂矣

出車之法

按舊說甸除旁加之夫出車一乘同除旁加之夫出車百乘今以甸法較之其低昂如後

司馬法井十爲通積十里九十夫通十爲成積百里九百夫方十里

大司徒之職四井爲邑三十六夫方二里四邑爲邱十六井百四十四夫方四里四邱爲甸六十四井 百七

十六夫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八里之地四旁各加一里方十里也成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按成雖方十里積百井九百夫惟中間八里爲甸計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當出車一乘其旁加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專主治洫不出兵賦

司馬法成十爲終積千里九千夫爲方三十一里大半終十爲同積萬里九萬夫爲方百里

大司徒四甸爲縣四百井方二十里四縣爲都千六百井十六成方四十里四都爲同六千四百井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同旁加十里四旁共加三千六百井爲方百里同出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

按同雖方百里提封萬井積九萬夫惟中間四都方八十里當出兵賦旁加十里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專主治洫不出兵賦而所謂八十里者共計六十四成六千四百井內每成依前法除三十六井治洫共除二千三百四井外只有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計六十四甸之地出車百乘

則非所謂甸出一乘矣　漢志云六千四百井蓋止除治瀆不除治洫之夫

司馬法同十爲封方三百一十六里小二夫是爲千乘之國封出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牛萬二千頭甲士三千八步卒七萬二千人

按封蓋積爲十同非方十同也封方三百一十六里以百乘之爲三萬一千六百里以三百乘之爲九萬四千八百里又以十乘之爲三千一百六十里又以六乘之爲千八百九十六里共計九萬九十八百五十六里尚少百四十四里千二百九十六夫又旁加小二夫然後成十萬里提封十萬井之數中間三百一十六里每里旁加三夫計一方當九百四十八夫又每甸一夫計九百四十九夫却以前項所欠千二百九十六夫均於四方每方當三百二十四夫每一夫旁以三分夫之一附之九百四十九夫可附三百十六夫尚欠八夫每夫之旁更以百十九分夫之一附之則成三百二十四夫矣先除甸旁治洫之田二萬三千四十井又除同旁治瀆之田三萬六千井定出賦之地只有六百四十甸計四萬九百六十井出車千乘　漢志云六萬四千井蓋不除治洫之夫通典至此亦不除治洫之夫

司馬法封十爲畿方千里是爲萬乘之畿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牛十二萬頭甲士三萬人步卒七十二萬人

按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先除甸旁治洫之田二十三萬四百井又除同旁治澮之田三十六萬井定出賦之地六千四百甸四十萬九千六百井出車萬乘漢志云六十四萬井蓋不除治洫之夫通典至此亦不除治洫之夫

以上百乘千乘萬乘之例並按鄭氏周禮及班固漢書及杜佑通典田制皆以甸旁加成都旁加同卽除所加以爲治洫治澮之田然一同之内既除治澮之田二十里而一成之内又各除治洫之田二里則止有六十四甸出車百乘積而上之六百四十甸出車千乘六千四百甸出車萬乘却與甸出長轂一乘之制不合故漢書自同以上止除治澮之夫更不除治洫之夫通典於同則兼除澮洫至封與畿亦除澮而不除洫皆以於古制差殊遂生同異安世按此蓋由解經者不當按圖畫地立爲旁加之說既是旁加者皆不出賦自然不免重疊除豁故其末流遂至於此大槩先王制地常以

十之二爲治水之夫一成十里以二里治水積至一同則爲二十里矣同之二十里則成之二里之所積非以二十里獨治其澮而十成之中又各除二里以治其洫也如此則除四十里矣自然與古制不合合止當不分澮洫但以十分爲率除其二以治水留其八以賦兵成除二里同除二十里封除六十六里十分里之二畿除二百里依此賦兵則成有一甸同有百甸封有千甸畿有萬甸甸出一乘自然盡合古制矣

按兵法七家共出一兵以舊說計之一甸六十四井計五百七十六夫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每七夫共出一夫則五百二十五夫可足一乘之數尚餘五十一夫也今用十分除二之法計之甸當百井爲夫九百除二分外尚有七百二十夫於今一乘百夫之說亦當七夫出一夫尚餘二十夫也

制軍之法

按天子萬乘而六軍之士止用七萬五千人以舊乘法較之則所用當止於千乘若用今說又止七百五十乘耳一畿之地提封萬井爲夫九百萬既除十分之二以治洫而用其八以出兵賦而於八之中又七分而免其六則所謂萬乘者蓋

九分之一也而其用之也又十分而免其九止用其一以爲六軍通計九百萬夫之數蓋自百分有餘而僅取其一先王之重用民命也如此後之世至於八閭而取其左與夫逢人則執而刺其面者獨何心哉

包氏馬氏二說

馬氏謂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包氏謂十井出一乘百里適出千乘今何晏論語集解並存其說蓋魏晉之士專治虛談故■於制度而不能決也予謂包氏之十井爲乘卽馬氏之十里爲成也方里而井一井卽一里也包氏但聞其說而不詳其制便以爲實計十里耳殊不思包氏旣自謂百里可出千乘則是以開方之法計之矣若非開方則十井一乘百里止當十乘耳旣用開方則方十井者便是百井百井旣出一乘則方百里者爲田萬井適得百乘之數又何千乘之有蓋包氏於里以方計而於井不以方計故謂十井一乘推而上之至萬井則爲千乘而不知井與里之爲一說也豈不悖哉

甸加爲成之圖

按舊說甸方八里八八六十四故甸有六十四井旁加一里爲成旁卽方也方各加一里則縱橫皆成十里十十爲百故

成有百井自六十四井加而成百則所加者三十六井也同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亦準此圖推之但甸以一眼當一里同以一眼當十里耳此鄭氏周禮說也必先曉其舊而後可以知其新故圖之以訓童子云

此即旁加一里之地緣內方八里故加一里即加八里四方共三十二里四角四里成三十六

一眼一里
此甸方八
里爲八八
六十四里

右周禮邱乘說一卷在會稽學宮講論語道千乘之國退爲諸兒述此淳熙辛酉項安世述

爲政　道之以政章　政謂法制禁令也箋記樂記政以一其行疏云政法制也又政以行之疏云政謂禁令切詳集註法制禁令四字皆本於此禮謂制度品節也箋纂疏引胡氏所釋品節二字而不及制度之義竊附己意以補之曰制者一定不易之體度者度數多寡之宜品者尊卑高下之制節者界限等級之分　愚又按記月令以別貴賤等級之度註貴者從隆賤者從殺謂之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謂之級隨宜度之謂之度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箋此語已見前所引禮記經解又按大戴禮禮察篇孔子曰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又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寧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又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起敬於微妙使民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箋按三禮辨云范正獻公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一言可以蔽之曰毋不敬　愚按正獻公乃范祖禹字淳夫嘗爲經筵講官有論語說十卷元祐中所進多引劉敞程頤之說云

八佾　君子無所爭章　衆耦皆降箋禮記少儀侍射則約矢疏云凡射必計耦設

楅於中庭倚箭於楅身上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要而手執一隻如卑者侍射但一時取四矢故云則約矢也　耦有取弓矢之耦亦有對射射之耦疏云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故曲禮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是也楅音逼

大射三侯

按儀禮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鄭氏曰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射以觀其禮也三禮辨云愚以冐禮大司馬之職考之則大會同大射大祭祀宜各爲一禮不相襲也射義據尚書大傳之文耳於經則未見所據也　三侯天子之制也則此儀王朝侯國畧相似但所設之侯不同耳三侯謂大侯參侯干侯也大侯畫熊首而白質國君之侯也參侯干侯義見前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鵠正皆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故取以爲的名蓋大射之儀三侯累設其大小遠近則有差焉干侯距堂三十丈其崇一丈九尺二寸此貍步五十也鄭氏曰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貍步六尺明矣干侯中躬二舌共高一丈八尺而張之不及地武鄭氏曰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合之其崇若是參侯距堂四十二丈其崇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此貍步七十也參侯中躬二舌共高二丈二尺其下不及地一丈五寸三分寸之一大侯距堂五十四丈其崇四丈八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此貍步九十也大侯中躬二舌共高二丈

六尺其下不及地二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每侯之中當侯道三十分之一干侯之中方丈參侯之中方丈有四尺大侯之中方丈有八尺參分中之廣而鵠居一焉干侯之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大侯之鵠方六尺故累設之而鵠不相掩也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已上出儀禮註

祭如在章 七日戒三日齊

箋按衛氏禮記集說金華應氏釋祭統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共十日丁干之一周氣序之小變也齊戒於一旬之內示精神匝乎氣之一周而無變也旬之數十天地二五之合也散齊以七致齊以三皆陽剛而非陰雜也

哀公問社章 附錄

魯有二社自伯禽以來傳之左傳成季之生所謂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是也一日周社二日亳社周社者天子之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故魯有周社復有亳社此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也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魯哀四年六月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也穀梁云以爲廟屏戒也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此爲説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歟

公冶　子貢曰章　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

箋所言三代之器皆本包氏註其曰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者本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鄭康成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疏云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簠簋連故云皆黍稷器也按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簠簋異同未聞也敦音對　愚謂集註言飾以玉者周禮小宗伯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賈公彥疏云凡王之尊豆皆玉飾之大宗伯涖玉鬯奉玉齍者玉飾簠簋以薦粢盛也黍稷在器曰齍音咨凡簠簋籩豆皆有玉飾故集註謂瑚璉飾以玉者本此

季文子章　遭喪之禮

箋據程氏分記云古無豫備之弊說已載前然儀禮則聘有遭喪之禮故三禮辨云季文子所求者此也凡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按禮大夫長衣練冠以受是也　愚謂季文子求遭喪之禮者不專爲弊亦欲求遭喪之禮文也

子在陳章　曾晳倚其門而歌

箋檀弓下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註疏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世專國政人畏之如君入其門告說齊衰唯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乃謂武子曰我所以著齊衰而入者以著齊衰之道將絕矣以時人喪入

爾門者皆說齊衰我獨不說也武子心雖恚恨身既寢疾乃佯言美之以善且言說齊衰入已門者禮之細微故唯君子乃能表明之及武子死曾晳慕蟜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也

雍也　孟之反不伐章　附錄　左成二年魯帥師會晉伐齊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汝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故孟之反之事纂疏引語錄謂殿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此正是范文子所謂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故語錄引此爲證　愚又按范文子之事在孟之反之前而二事大相類也故附見之

述而　自行束脩章　十脡　箋按儀禮脯一脡長尺有二寸　互鄉章　附錄

三禮辨周禮黨正一鄉凡萬二千五百家論語云互鄉難與言似非鄉名一鄉之中必無皆不可與言之理

泰伯　六尺之孤章　附錄　六尺七尺之義周禮註疏亦不明按周禮訂義鄉大夫六尺七尺註黃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痤短朱儒者也則舍之王昭禹曰其材七尺六尺征之則以其材之強壯故可征　愚按此說則不以齒言者恐有疾而身不及也以七尺六尺言者取其材也韓詩外

傳云六尺者十五也如此則二歲半爲一尺

子罕 麻冕章 其經二千四百縷 箋木鍾集云一升是八十縷一眼篾用兩縷一千二百眼篾極細者也如禮三月之服十五升去其半世俗以爲七升半不知乃是一眼篾用一縷如今單串黃草布又按三禮辨儀禮總八升註鄭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皆以登爲升俗誤久矣按八十縷爲升經傳無正文賈氏以爲師師相傳云爾蓋必有所受也

縕袍章 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 箋愚按枲著二字本孔氏註衣有著三字本鄭氏玉藻註著字陸德明於鄭註無音者上文居冠屬武註著冠於武著音直畧反又徐畧反故不再註也

可與共學章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 箋通鑑東魏欲立肅宗嬪爾朱榮女爲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何獨疑焉遂從之榮甚悅胡致堂曰反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蠹也反猶背也經即常也既已背常能合道乎此言即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賊道多矣或曰如舜不告禹傳子湯放桀武王誅紂周公殺管叔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

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處也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亂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祖瑩之言違道甚矣晉文之失又何效焉　愚按胡氏之說與程子權即經之義合故具述之

鄉黨　君召使擯章　躩盤辟貌　箋曲禮君勞之則還辟辟拜又投壺般還曰辟集註盤字與此般字同辟字與還辟義同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箋按經文云揖所與立故集註謂同爲擯者則揖其同擯之人也蓋隨主國之君出接賓曰擯主君近闑而賓在內故爲擯者左其手而揖左人則傳主命而達於賓右其手而揖右人則傳客命以達於主此乃主賓相對擯介已立之儀今纂疏乃引輔氏之說曰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右故用右手以揖賓若此則賓方入而未立與儀禮圖不合既曰揖賓則又與揖所立之義乖讀者詳之

執圭章　大夫執以通信　箋凡執圭通信於他國者其去還其圭按禮記聘義還圭璋疏云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是也

羔裘元冠章　附錄　按檀弓上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譏子游曰如之何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

過矣夫夫是也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則裼裘而弔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明友又加帶此則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朝服即羔裘武言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加冠但加絰於武檀弓下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疏云小歛後不得吉服弔之也

齊必變食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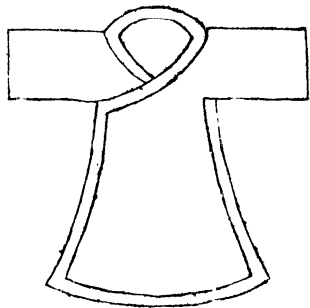
附錄 周禮王齊日三舉鄭氏曰殺牲盛饌曰舉判公云將交神明備氣體之養也然則齊必變食者其大夫士之禮與

魚餒而肉敗章

魚爛曰餒肉腐曰敗 箋按韻釋云魚腐自內而出曰餒肉腐自外而入曰敗

先進

四子侍坐章

端元端服 箋樂記端冕而聽古樂疏端元衣也袂袂二尺二寸袪二尺二寸故稱端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祭祀恭敬也則不齊是凡所以致恭敬者未嘗不齊也然會同賓客其齊服蓋亦服元端而已出陳祥道禮書 愚又按集註以立爲元者宋儒避朱祖諱故也并圖於后

憲問　晉文公章　威公伐楚箋論語中凡稱桓公而集註皆曰威公者桓乃宋欽宗廟諱宋儒以爲桓爲威桓乃威武貌故以威代桓九合諸侯章　九春秋傳作糾箋按離騷天問篇齊桓九合晦翁先生辯證云九本作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雖有衣裳兵車之辨益鑿說也然楚辭

亦伯九會其誤也久矣如公羊穀梁故是戰國時人也

子擊磬於衛章 附錄 按集註謂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磬聲而知之初未嘗有所指也然記者之意旣曰擊磬於衛者豈無所爲而然邪或謂夫子擊磬於衛之時正蒯聵父子爭國之日夫子於衛必也正名此先務也樂記云石聲磬磬以立辨疏辨别也能淸别於衆物則分明辨别也擊磬於衛意者夫子寓意於辨别父子之分乎故白虎通云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者得然後王道得而萬物成卽此可想矣

季氏 首章 會附庸 附錄 按春秋繁露爵國第二十七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

周任古之良史 箋左傳隱六年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杜註周任周大夫 愚按春秋始於周平王必平王以前人

微子 太師摯章 以樂侑食之官 箋周禮王大食三宥疏以樂侑食是每日之常食也皆有樂而不用鍾鼓若朔月及月半則天子諸侯皆大食加牲體樂奏鍾鼓又按周禮訂義薛氏曰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導其勸有樂以防其怠此人有侑食之禮也况王者之日舉乎然以論語參之每飯

異樂異工若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此終日之侑而樂工皆備也常食則一工之侑而已

子張 小人之過必文章 文飾之也 箋鄭艮輔聲韻元寵辨字音淸濁云文采章也無分切所以飾物曰文亡運切

孟子

按通鑑周顯王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愼靚王二年梁襄王立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在此歲綱目載是年去魏適齊留魏凡十七年齊王問孟子伐燕之事在周赧王元年綱目載其年孟軻去齊則留齊七年尹起莘綱目發明云自顯王之三十三年孟子適魏既而去魏適齊至是蓋二十三年矣齊魏之君方且爲合從連衡之事游談捭闔之人無不賓禮至命世之士則棄而不用此所謂好畫龍而

不好眞龍也考之通鑑雖載孟子與時君談論之略而不紀其去魏去齊之時至綱目始詳而書之所以著其與時不合之實重致其歎息之意云爾　愚又按孟子一書晁氏讀書誌云趙岐以爲孟子所自著韓愈以爲弟子所集非軻自作今考於軻之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滕文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之言爲然　愚因考孟子道性善一章朱子謂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審此則當時出於門人所記無

疑纂疏於此語引輔氏云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爲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愚謂此語正不必改而所謂孟子自著者恐非朱子終身之定論也

梁惠王上　**首章**　**何必曰利**　**附錄** 按子思子一卷周孔伋字子思撰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祟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故溫公采之著於通鑑

王立於沼上章　**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 箋纂疏云語見尚書大傳按晁氏讀書誌尚書大傳三卷乃秦伏生勝撰鄭康成註勝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巳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後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寡人之於國也章　**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 箋毛詩魚麗于罶鱨鯊註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疏云庶人不總罟謂罟目

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總作緵或作數義俱通也罟自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魚不滿尺市不得粥考孟子註疏無其文惟王制云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疏亦無不滿尺之文中音衆

孟子見梁襄王章

蘇氏曰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宋太祖能一天下者四君 箋穎濱蘇氏曰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爲五胡離爲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育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雖以神武誅鉏僭僞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云云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

已哉 惡平聲

齊宣王問曰章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

箋按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呂望尚佐武王平商而王天下武王封太公於齊營邱太公卒子呂伋立自呂伋至釐公九年釐音僖凡十一世入春秋乃魯隱公初立之年也釐公卒襄公立襄公卒桓公立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工正敬仲旣在齊以陳氏爲田氏敬仲生田穉穉生田湣湣生田須無陳文子也事齊莊公文子子桓子桓子子釐子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以大斗貸粟與民以小斗收之田氏遂得齊民心田乞專齊政四十年田乞子田恒弑簡公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而以小斗收齊人歌之田恒曾孫田和遷其君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遂請於周天子求爲諸侯天子許之資治通鑑周威烈王十六年書初命齊田和爲諸侯此田齊之始也田和孫威王時齊康公卒國遂絶奉邑皆入田氏呂氏之齊自桓以後凡十三世而亡其國遂爲田氏之齊矣田齊旣彊於是自稱爲王則自威王始威王死子宣王立名辟彊

齊桓晉文之事章　以羊易之　附錄

按記雜記釁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封羊流血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大戴禮諸侯釁廟篇成廟釁之以羊門以雞竊意齊宣王以羊易牛蓋亦以釁廟有用羊之禮也與

梁惠王下　附錄文王之囿　蘇氏子由曰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與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決不爲也

公孫丑上　養吾浩然之氣章　附錄　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爲一義殊不知就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曰吾有知乎哉此就已而言也有鄙夫問於我此因人之問而言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若此不一皆可意推蓋言我者不可以言吾言吾者不可以言我孟子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因公孫丑問故曰我而氣之所養則在已故曰吾吾我互言乃人已對待之稱亦不可不辨也

滕文公上　性善章　附錄　禮記集說晉陵喻氏曰性善非孟子自言也古聖人之言也古之言性者有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厚即善也遷即習也臨卭魏氏曰大易聖人所以開物濟民者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宗也

公明姓儀名曾賢人　箋按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註公明儀曾子

弟子又按三禮辨公明儀初學於子張子張殁乃從曾子故其學日進

滕文公問爲國章

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則不可考周制爲十一分而取一蓋又輕於十一矣

箋三代井田之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助徹不同而孟子則謂其實皆什一者何與請以孟子所謂九一十一集註所謂十一分之一明辨之夏時一夫五十畝中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是每十畝中取一畝此什一也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也是九區之中官民各得其一此九一也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者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廣野可畫爲萬夫之井故有溝洫途路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者都鄙之地謂之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整齊分畫但逐處畫爲井田耳同井之民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然晦翁既不明言徹法之爲九一什一復以周制爲十一分取一既謂周制輕於什一復不明言助與徹之孰輕或助徹之俱輕使學者不能無惑今請先以九一十一之說申之蓋九一者是通一井之田而言八家八百畝公田一百畝是九分而稅一也故集註謂九一者井田之制也及釋什一之言則

曰什一井田之法也法制二字所宜詳究蓋制者一井九區之常而法者貢助徹之異文王治岐固助法也公劉徹田爲糧已爲合作均收之法蓋周公修而用之其於田制未嘗有變惟助法則加七十畝作百畝而已蓋所謂徹者非異於貢助之法也合貢助之法而爲徹此所謂周人修而兼用之也故野外都鄙之地爲公田而行助法郊門之內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用貢法也曰助曰貢其田則皆是一夫百畝但地有內外之分故法有貢助之異而徹者止是通作均收之義與貢助之法初無異同而助法亦是九一與貢法亦無異同也然則集註謂十一分之取其一者又何歟蓋通一井而以官民所得而論則是九一通所置井田而以官民所得而論則是十一以一家所得與官所取於一家者而論則是什一分之一亦所指不同爾而集註所謂十一井田之法蓋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方一里蓋分田制也其田去在邑之家遠者則田中有廬舍其田去邑近者則不必畢出在野而可以無廬舍以在邑在野各一半論之則有公田中以二十畝爲廬舍者有公田中百畝全不必爲廬舍者則是一井之由常是十畝作廬舍以官所得者品節觀之一井之中常得九十畝是非十中取一乎民所得者人各百畝而官之所得有八十畝者有百畝者總計則爲十分取一然自八十畝者言之則是什一分取一自百畝者言之則是九分取一於民則無不均之患於官常是什一之

稅此助法之所以爲良也周人因助法制田而以徹法定稅若皆均收而十分之以一歸公則其耕無廬舍之田者八家多有十畝之得耕有廬舍之田者每夫反有一畝之損此徹法之所以不便也葢用貢法自不必合作均收而自是十一用助法者又得失不均孟子所以告滕君但言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而不及徹法也獨有若對魯哀公以爲盍徹乎者其意但言徹是什一非十二爾或者乃謂徹是通力合作所以防民先私後公之弊及計畝而收則仍作九分此說似是而非愚故以爲徹法之田仍助法之田但徹法則井井是什分取一助法則合數井方是什分取一而徹法不如助法之良也愚見求以合先儒十一井田之法九一井田之制謂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而九一即什一也什一分之一亦什一也其實皆什一分之本旨也　泰定丙寅江西鄉試問貢助徹之異學徒奉新陰炤所答如此主司已取之既折卷以有疑似而置之今因刪述其說附著于此

神農之言章

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號　箋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孔子曰高帝之子曰放勳瞽叟之子曰重華緜之子曰文命帝繫第六十三云帝嚳產放勳是爲堯瞽叟生重華是爲舜緜產文命是爲禹愚按大戴記皆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與尚書文義不合此或漢儒因孟子之說而附會之遂託爲孔子之言葢不可考矣

滕文公下　公都子曰章　壞宮室以爲汙池 箋按大戴禮少閒第七十六桀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注汙澤也察深也洞地爲池也

公明儀曰　附錄 三禮辨檀弓云馬有豢歲凶則止故民有饑色廄有肥馬公明儀以爲率獸而食人

離婁上　爲政不難章　麥邱邑人 箋劉向新序齊桓公田於麥邱邑人年七十有三矣邑人曰祝主君使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曰吾聞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邑人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解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解之昔桀紂得罪於湯武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也莫爲之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自御之以歸封之以麥邱而斷政焉

離婁下　卒於鳴條　附錄 纂疏載或問舜卒於鳴條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蒼梧之說何邪曰孟子之說必有所據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因附盧陵劉子澄道州九嶷山虞帝廟碑以伺識者之擇謹按禮記載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千古附殉之戒其事與合防易簀並傳漢太史遷闚嶷探古冊書明帝狩梧不返遂葬于嶷而寰宇志則曰墓號永陵在零陵無他九嶷山周二千里跨漢零陵蒼梧長沙三郡境經史互以地載宜

也楚俗憫二妃道死而祠孟子屈原均周人原作祠神樂歌述嶷雲並迎之意與禮記脗合輌書詳舜始卒本不異旨舜起東夷有天下而卒鳴禹禹都安邑鳴條葢其西郊故孟子舉以爲終禪之地是猶岐周王化卒彼二南則畢首陝西郢界南國亦兼舉而明之說者害辭卒是鳴條非九嶷信斯言也淸廟當在郢而世世脩德之周亦爲夷裔矣合地勢觀則北高南下自南觀則嶺奥高江漢下升道南方書傳有證博古如韓愈而記廟黃陵猶於陟字致疑他奚望哉雖然以耄期狩荒服辭黃屋即深山必有由矣零陵之墟有庳亭焉亭設象祠觀通典所謂古有鼻國者近是邪虞氏處人倫之變而愛弟一誠根於孺慕方帝在宥大道爲公越侯服以展親委其國於吏治帝心必有不獲已者異時脫屣重負釋兢業安恰愉而同氣就國乃不得常常見之嘗以是爲終身不解之憂矣用天興服尋衡狩之舊轍訪生死念鬻哀烝烝乃乂嘉其天者固存喜不僞怒不藏吁孝悌之教扶植三才此嚴祀所以等百王而九嶷所以極大其峻與云云右虞舜廟碑言舜始卒之意且明舜所以狩蒼梧者以象故理有或然故詳錄之以爲讀孟子者之助

禮爲舊君有服章

附錄

記雜記違諸侯句之大夫句不反服句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疏違去也去諸侯謂不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如去往事大夫此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則此臣不反服也言不反者謂今仕卑臣不可

反服於前之尊君也如本是大夫之臣今去仕諸侯此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若所仕敵則反服鄭云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齊衰三月

萬章下　北宮錡問曰章　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附錄　按周禮司徒之職闕司祿一官三禮辨云孟子曰周室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此其證也

大國地方百里　**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一百畝可食九人**　箋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爲方十里者百爲田當九百萬畝按漢書班固曰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蓋地方一里爲井爲田九百畝井十爲通通計積一十里開方計之爲田九千畝通十爲成成計積百里方十里也爲方一里者百開方計之爲田九萬畝成十爲終終積千里也開方計之爲田九十萬畝終十爲同同計積萬里方百里也蓋

方十里者百方一里者萬爲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也是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大數也萬井之中爲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也提封萬井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外井之三之一者爲田三百畝井之三之二者爲田六百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整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此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外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田八百畝計四千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田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以供國家調度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次國地方七十里

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卿

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箋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爲方十里者四十有九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百四十一萬畝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爲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爲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爲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夫祿者大夫之三人八百畝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田四百畝倍之則爲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田人二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人百畝倍之爲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王制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之祿足以代其耕者是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註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

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向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

小國地方五十里 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八

箋地方五十里者開方計之爲方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百二十五萬畝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爲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爲田七十五萬畝實有爲井一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筭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爲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爲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上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人賦田一百畝倍之則爲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小國二卿每卿之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三

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則計田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尙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右大國次國小國田數之分乃茶陵儒者劉僖叔素明九數以禮記王制疏文參訂爲余積算之因考王制中正文未免有誤如言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葢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十億畝十萬爲億乃九百萬畝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葢爲方十里者萬爲方一里者百萬爲田九萬億畝已上若一里十里百里其畝數皆合獨方千里者其數有誤葢方千里則爲田當九千億畝即九萬萬畝也今王制誤以九千作九萬故疏文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也又如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今以開方計之方三千里當爲田八十一萬萬畝即八萬一千億畝也以前文誤以九千億爲九萬億故於此復誤以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言之故疏文亦疑前文之誤而此復因仍其誤也二條之失鄭註皆失於辨獨孔疏辨之大抵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其數皆是隔兩位獨於方千里

以至方三千里之數則總差十倍今并附其說於此以備來者之參訂　若大國次國小國之田數後又得永嘉鄭景炎周禮開方圖其於開方之法引周禮小司徒註積而計之四面相距百里為同一同之地積萬井九萬夫計九百萬畝與此開方法正同再附此說於此庶有可證

告子下　五霸者章　丁氏曰夏曰昆吾商曰大彭豕韋

箋按國語鄭桓公為周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云云史伯對曰云云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韋氏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為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於舊許傳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也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也殷衰二國相繼為商伯又按成公二年傳五伯之霸也註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　愚謂杜氏之註兩存其說故集註亦兩存之丁氏本杜註杜本國語若皇祖伯父昆吾舊許其義詳見昭公十二年傳註疏楚即昆吾之後也

葵邱之會　附錄

三禮辨云葵邱之會始命曰無易樹子蓋春秋之諸侯其適子未嘗誓於天子然齊桓之命雖如此而乃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則其言亦不足徵矣

盡心下　布縷之征章　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　箋按記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穀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歛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註云定其租稅之簿故粟米取之於秋古者三時不害於農豳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故力役取之於冬且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謂田獵追寇賊則盡行又豐年則公用三日中年則公用二日無年則公用一日而已凡凶札則不用之又按周禮訂義天官太宰七曰嬪婦化治絲枲註王次點曰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成周山澤之農所貢絺葛草貢之材而成於嬪婦之化治者也山澤所貢以之當邦賦則無田租矣至於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上下而爲力役之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隋唐之有庸錢也孟子所謂力役之征意當時起役之外又有所取矣成周之法征以粟米者則無布縷之征征以布縷者則無粟米之征至於力役之征只用其力不取其財如凶札之年又無力役矣宜乎孟子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也愚又按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亦布縷之征也田不耕者出屋粟亦粟米之征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力役之征也然今兩彼所言者乃平民之賦而此所言者乃末作之賦也

稅三限之法 箋按近思錄晦翁云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此卽兩稅者是也絹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冬此三限也無徵者或又蠲之

四書箋義補遺終

道千乘之國章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箋公侯之國皆百里以百里之地而出千乘之車勢若難行此爲可疑兼以包氏馬氏二說之不合尤無定據今欲比而通之則曰以孟子考之公侯之地皆方百里而禮記王制亦曰方百里之國以百里之國而出千乘之車可乎獨周禮於大司徒則曰公侯之國有方五百里四百里其說與孟子王制不合故先儒以是而有疑於千乘之國也殊不知百里者從古已然而大司徒言建國之制乃周公未及施行者故止當以百里爲據也然所謂百里出車千乘者蓋以開方計也古者侯國百里縱横各百里爲一萬里百里而當萬里一里爲九夫萬里爲九萬夫則十里而一乘萬里而千乘故司馬法比之王制皆百井之地比之小司徒四兩爲卒者無不合也馬融注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此小司徒井牧田野之法而其所引者是又謂惟公侯大國乃能容之則又取大司徒建邦國之法而言二說自相矛盾矣獨包咸謂十井出一乘百里通出千乘者包氏之十井爲乘卽馬氏之十里爲成也但包氏於里以方計而於井不以方計推而上之至萬井則爲千乘矣或謂包馬二說之不同者殊不知馬氏誤於兼周禮小司徒大司徒之兩說故使人不能無惑若大司徒之

建國者乃周公草創之制未及施行若止以小司徒之法爲言則與孟子王制周禮無不合矣考之傳寅井牧田野圖及周禮邱乘圖　皆謂周禮王制及包馬二氏與司馬法合而二圖皆主小司徒而不及大司徒盍有見矣考千乘之詳者究其開方之法而勿以大司徒之說汨之則先王之經制明矣

善人教民七年章　程子云當思其作爲如何乃爲有益

箋按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古注引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註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或謂亦可引此以證教民七年之意愚恐未爲的當竊嘗考之而得其意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此常年四時之講武也自此之外至於三年則又大習春秋隱公五年傳所謂三年治兵入而振旅是也杜預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者以此推七年之教則常年四時講武之外至三年而大習第一年大習第四年又大習第七年又大習則恰七年矣大習之前四時講武者已三年則通爲十年矣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說又爲可證若大習之節每一習以三年爲限故其習亦不過三且大司馬之修戰法坐作進退不越三表故其令則三鼓句振鐸句三闕句車三發句徒三刺盍鼓一闕則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以此推之則以三爲節者

又可知矣且又必至七年而止者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一夫從軍而七家供給故教民七年者又因其七家一兵之數故教亦以七年而止也或曰善人教民者卽前爲邦之善人教民不是專教之以戰如集註所謂教以孝弟忠信及務農講武之法此皆教事也若子所云恐非善人之教是大不然左氏云三年治兵入而振旅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此豈非孝弟忠信之教乎古之軍帥非若後世之孫吳者比如晉謀元帥而必說禮樂敦詩書如郤縠者方可此豈非所謂善人者歟

梁惠王上　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

箋余讀孟子至此嘗疑其說而不能通孟子胡不以十之一爲言乃以九之一爲言朱子云天下九分之一是誠九千里之中齊有地一千里矣夫以天下之勢何獨限以九千里哉及見永嘉鄭景炎周禮開方圖說案大司馬職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詩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蓋自王畿內凡五百里兩面相距皆爲方千里也其外曰侯畿曰甸畿曰男畿曰采畿曰衛畿曰蠻畿曰夷畿曰鎭畿曰藩畿兩面相距各一千里王畿一千里

九畿九千里鄭景炎云孟子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此九畿之數合王畿之數總一萬里矣愚按鄭氏此說最爲有據然後孟子之說始明

中庸章句於十六章之義則曰兼費隱包小大於二十章之義則曰包費隱兼小大 箋以此合彼則謂之兼總括無遺則謂之包中庸之十六章其章句有曰兼費隱包小大者蓋自十二章始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明道之不可須臾離此乃發端之初而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爲下七章之綱領其下三章專言費之小處十六章以後三章專言費之大處則十六章言鬼神之德者正當前後六章之中前三章言費之小者如愚不肖所能知能行道不遠人居易俟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是也後三章言費之大處如舜之大孝文武之述作武王周公之達孝宗廟郊社之類是也故十六章之前三章舉其小者以明費之用後三章舉其大者以明費之用此乃專言費而不及隱獨十六章言鬼神之德者費隱之體用俱備此爲隱彼爲費此爲體彼爲用二者之理兼合故曰兼費隱者此也又十六章兼舉費隱小大以貫前後六章之指而小大之理散見雜出於六章之中皆於此總括無遺故曰包小大者此也 二十章之章句有曰包費隱兼小大此又與十六章不同者十六章只專言鬼

神之德其不聞不見者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就此一事上有費隱小大之理存焉故曰兼費隱者二十章之言包費隱者自十二章費隱之始而言之者言君子造端乎夫婦則此章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十三章言道不遠人與君子之道四則此章有修身以道及達道五十四章之言君子反求諸身則此章有曰誠身有道十五章之言父母其順矣乎則此章有曰順乎親有道十六章言鬼神之德與誠之不可揜則此章有曰齊明盛服有曰誠者誠之者其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言大舜文武之孝與夫宗廟郊社之等則此章首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其述作追王宗廟郊社之禮何往不見於方策之中而明善誠身以爲事親之本則大舜文武周公之孝不外是矣故勉齋黄先生云哀公問政一章自當一部大學故中庸於費隱之義至二十章而至矣盡矣誠之一字又爲此章樞紐天道人道罔不貫通於是費隱之義至此而包括無遺故曰包費隱者此也若兼小大者獨指此章之中所言或小或大若文武爲政達道達德九經之目誠者之事皆費隱之大者也若學知困知利行勉行三近與夫學問思辨又其小者而此章所言或小或大又皆兼有之而非若十六章之貫前後六章之小大故彼可以言包而不可以言兼此章則只就本章之旨言之故此章不可言包而止可言兼小大者此也

四書箋義續遺終

四書箋義跋

趙氏四書箋義十二卷補遺一卷未經四庫著錄經義考稱有崑山徐氏傳是樓雕本學經室外集則稱從元泰定間刋本影抄此本係近人翻刻頗多烏焉亥豕之譌因重校付梓朱子註四書雖不沾沾於名物故訓然訓釋處言皆有本末嘗不由考證而來其序論孟集義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未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朱子之言如此而後之學者高談性理束書不觀詆考證爲末務以自便其空疏之習其又何足以讀章句集註哉趙氏此書遍徵古籍旁及諸儒以通紫陽之說其言曰朱子所釋蓋羣經子史之義皆有可謂

得其要領即知見所窮不無漏略要未可以一書掩也朱竹垞謂趙書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學爲先次以論語又次孟子又次中庸似嫌其立異不知此次序本於語類亦朱子意也然此本仍以學庸論孟爲次與序例不合又於學庸則先以章句箋義次以或問箋義次以注疏纂要於論孟則無或問箋義而間以附錄其標題亦參差不一豈草藁未定耶抑經後人竄亂耶疑不能定姑從其舊當覓善本正之辛丑小暑日錫之錢熙祚識